



05504

謝天愚先生

文鈔

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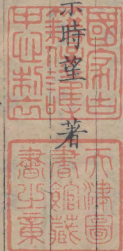


天恩先生文鈔目錄

卷之一 賦 頌

定海

謝泰宗



枕方賦 有序

征南賦 有序

雁宕山賦 有序

瑞草魁賦

新桐賦

靈雨頌 有序

二孝子頌 有序

五色斑斕頌 有序

卷之二 文 論 書

擲鏡文

却聘文

代脯祭文

采藍文

磨鍼文

拾似君子文

江東足王論

膠東相論

天恩文鈔目錄

平津侯論

東方曼倩論

代楚人責吳起書

代信陵君謝唐睢書

卷之三 說 序 記

生子通國說

菊醉說

墨磨人說

徵五處士不至說

鄭玉汝明府伴潮吟序

海憲荆公按察四明序

昭陽心水李夫子六旬序

處士劉鹿門序

征東粵十八峒記

遊靈峰山寺記

卷之四 題引 贊 傳 墓誌銘 述略 祭文

題花歸百咏

林氏雙烈詩卷引

餘生錄引

汪長源王芳洲合贊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加一級上川東道監軍督餉謝公傳

費宮人潘鵬妻妾徐氏楊氏吳信妻王氏李家婆媳
合傳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華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顧公墓誌銘

先妣周孺人述略
祭大宗伯薛文介公文

祭文學薛君文

卷之五 議 考 解 辨

郊祀分合議
周禮議

月建考
牧馬考

戰車考
陰符解

天恩文鈔目錄

碑解
連山歸藏辨

繫辭辨
禮記辨

逸詩辨
詩註辨

胡傳春秋辨
易註辨

杜預左傳註辨

卷之六 小揚推

何真烹王成奴
曲在七國說

羿射十日
啓征有扈

中興之祖
湯三事

帝賚良弼
三仁存商

西伯非陰行善

方正學論夷齊之過中不知自處之已甚

周公大義滅親

名公真不悅之意

卜年卜世

成王顧命

周穆王藉徐偃以沒於祇宮

名穆公先程嬰杵臼而保孤

無憂有憂 諸侯強盛之始

春秋托始於平王 魯用郊始於惠公

春秋本天 平王始末

子頽之亂 如歸忘亡

管仲答桓公問相之非 齊桓平戎

郭亡梁亡 趙盾越竟乃免之語

春秋再書王子猛 趙烈侯自止歌者之田

彗星見而衛鞅入秦 蘭相如不媿大臣

天惠文鈔目錄

三

范雎勸秦王遠交近攻 魯仲連誠彊作

卷之七 史衡

不韋之惡 茅焦之諫

劉項得失 漢王知人而未知人

蕭相忌功 韓信取忌漢高

漢高先見 陳平為漢初罪人

袁盎行詐 文景善理財

東方朔辟戰數罪 黃霸獄中受書

漢宣未盡綜核 張禹負恩

平當辭印 限田不足為治

龔勝殊異夷齊 鄭興不能極論

光武黜呂后非過 光武柔道治家

均輸屬民

班超具容人之量

快舉不快

人品優劣

有楊喬而徐穉不孤

不能為盛德者解

曹袁之所以興亡

曹操不足語三分之業

刑賞出於至公

晉鑒不遠

晚節難終

專擅一甚

羞死殷浩

蔡廓辭榮避禍

冠屐倒置

義康不讀數百卷書

宋文帝不能裁見

不可無此義舉

三公為下士譏訕

初立孔子廟

知人之難

貴遊愈于厮役

求服黃龍湯不得

周武知務

天恩文鈔目錄

四

湯武之言不是過

宋王謚讓皇帝

隋文度量未弘

不以一節蔽終身

王珪捨長歎而問齒決

唐太宗勉強從諫

有乖取人以身之道

唐室不赦之罪人

忍非姑息

心鏡難剔

攸緒非周所得而有

睿宗不能見幾

兩任不疑

君子難合

玄宗初政可觀

卷之八 史衡

宰相關係國家

宦官統軍

代宗惡惡而不敢去

杜黃裳大節赫然

吉甫逢君之惡

光顏以身許國

漢唐朋黨之分

宦者三易主而宰相不聞其說

牛李是非

一揖遭議

玄豹聖人

名戎啓蒙之戒

始節宜守

得爲將之體

齊賢慷慨自負

天書爲迷

宰相不言而諫官敢言

昧于勤遠

魏公但急目前

登瀛抱槩

安石深病

何異唐人維州之議

不負宣撫之責

身雖退而名益重

安石廢經誤國

安石作俑

成浩不獨以良友

一王之制爲定

天惠文鈔目錄

五

庶人議勝在朝

失國非偶然

君子慎於末路

宗李汪黃所由辨

虞允文忠義勉人

始終不主和議

孝宗不足有爲

疾惡未容已甚

彌遠以霍光自任

未知德秀九經要義之妙

九齡學問有本

大黃不作惹菼之謗

理宗徒擁虛名

公道出乎學校

天下未嘗無忠臣

先竇次姚

無媿文母

許衡遜於劉因

王著爲天下除害

借夢炎以諷孟頫

孔子在天之靈

用術之心未善

殊媿孫供奉

致飾之語

諫君有體

附錄

張儉不得為賢者

墓誌銘

傳

天恩文鈔目錄

六

天愚先生文鈔卷一

定海 謝泰宗時望著

賦 頌

枕方賦 有序

昔子幼與羽侯章君壹讀先觀察之邸署篝燈夜誦以後息爲勝鷄鳴起聞有聲朗朗誦者則聞之者誣焉故入混沌譜無幾時也余懼睡之沉取陶甕觚而有稜者用以作枕展轉不能反側蓋未聞而意先誣矣章君一怪之謂古有枕方之民卧徐徐覺于于固有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如是者乎以壹讀故窺向游心繚意絕體於夢寐之間我不能乘成以隨君矣余曰人有能不能騏驥一躍千里鴛蹩蹩躡得跬步黃鵠六翮冲天鶯鳩决起榆枋而止以跬

天愚文鈔卷一

賦

步追千里以榆枋冀冲天何事勢之懸也竊願有志焉余以鈍終少所領聞欲寐無敢遽欲醒不能起借此塊處者以資後覺亦猶鴛蹩蹩躡之智也曾是以爲耻乎惟先生之息我黥補我剝耳退而率句爲賦以補未盡之懷賦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德莫粹乎勞其身羨一能之在彼笑知十之非真未能學天縱之明於聖哲姑追邯鄲之步於芳塵豈安勉而同事將性習而日新聖賢之言通嚙詩書之語抒志有困思而恂瞥有遙對而若親安得鬼神之來告未見寶筏之通津情遂深乎一往功難間乎昏晨競終宵之夜讀幸東壁之有鄰澆書解浮蛆之甕攤飯恐夢蝶之頻四事思而坐以待旦三餘足而夜陰亦珍雖晝寢不同宰予而睡癡疑似許褚冬旣瘳隨乎嚴寒夏亦偷涼乎滬

暑即一息之少安用不遑乎居處未嘗食榆而倦魔難驅
即飲真茗而首岑誰扶况莊周之趣既濃邊韶之興不孤
何以交睫而不倦誰能遽醒而如呼傳籥有警而偃息不
謀夜如何其而朝政是圖蟲飛起同夢之甘雞鳴開既旦
之謨永巷有人以脫珥東方月出而非誣吾聞食鱸魚者
終身不睡咽崗草者讀誦不愚既乏良常之芝而七孔晶
明即難望孔子之聖而終夜不渝不得已而勤啟牖於多
方借方磚以發爽於時帶衣不解暫息勞鞅洛誦聲回求
珠象固土塊觚稜作枕勉彊項領展轉俾知痛癢一側一
反角枕爲枉獨寐難寧虛監月矐昔蘓生厭睡而痛雖其
股有子忘卧而自焯其掌斯固疾學之芳規而行嘉於既
往若夫圓木爲之警夜具溫公獨良欬噦成之不睡龍錢

鐻實昉即所用似有殊制成識神智於日長若夫七寶
之留贈既屬荒唐重明之樓臺何關吾黨固知居之安雖
妝成琥珀而未廣寢不寧即取資陶旋而堪享豈塊胚之
有靈實乾健之堪賞夫雪可映朔氣吹螢可囊恢台疲光
陰無幾膏繼晷觸物起興皆吾師聖人不以歲賢昔童子
敢曰帳中窺幸率馬之有驥將以夕惕而補曦稟前修而
懼隨策後效而何知不能景行於萬一又何卑陋辛苦之
足辭

征南賦 有序

東粵盤古峒綿亘五百餘里界番清增從諸縣之間菁莪
籠而負山溟渤通而連海其地可耕者少而不毛者多皆
唧嘈啤蟀陘峴隈隩無層阿陽陸都莊野尅足以屯烟聚

而列障隨者然峒口扼要處則一夫守之萬人不能乘其
隘者也爲峒不知幾何其有名數之在南路者約十八峒
而盤古稱鬱瓌焉其最屹岬者也諸路倚之爲重其人似
猺似獠又似獠所恃爲霸都以行掠曰長行馬或負罪而
逃或逋糧而竄或有奸民接以硝黃鐵冶而大姓主其進
故峒口之民時出時入倏良倏暴不能燭照計文網規夫
有其隘可守則決勝難出入良暴保甲不及稽成案無可
考則別莠難况負山緣海阻兵謀衆以安忍乎自明初迄
今已卯當事者輒用因循姑息養成滋蔓爲五嶺患於時
皇上赫然斯怒授鉞兩廣總制分兵進討俾余監南路之
師時兵主喜屯營黔落烟聚處予戒曰軍無犯爲直豈容
先驅赤子以樹敵所治旅咸總制內丁有要撫民而奪之

餉者貫耳以徇余用密策先擒僞平天王蘓鳳宇正法軍
中我師靈鋒百倍各峒之聲志遂衰正月十五日五鼓作
氣直搗盤古峒諸路之兵來會予奉旨豎招撫旗於中衢
逆顏行者殲焉是役也勦殺五千餘衆就撫七千人而予
所自勦自撫者五千餘名疆開五百餘里奏成熟於天子
此誠社稷之靈諸大夫之力臣何功之有而近峒慕德獅
領二司居民乃爲予祠石紀德虛受名者不祥哉詢其故
則曰予之勦者撫者俱無憾於人也問所以實謂予考之
以成案稽之以保甲先無憾於心矣予曰有是哉固知別
莠之難難於決勝也漫爲賦以代紀事賦曰

嗟峒民之不軌負積歷以挺鉞祀三百而負固縱劫掠而
莫誰謂王化之遼邈何定傾而持危養痲疽而成患竟難

圖之蔓滋王安民以一怒臣張皇以六師矢步伐於廟勝
陳鶴列於靈旗爾其披組練怒急繕曲張弓續張箭喋血
前追奔電射馬已奏擒王衛擊不數麈戰虓虎闢而橫草
成功鵝鶴集而左輪殷濺上下陂之畧地告成大小坑之
戎心已倦殺人既已安入市肆從來不變更喜勦撫兼成
老幼負簏側戈乞命輿輓投生壁面縛城下同盟予安
挿而編氓就便隨黔落而代力以耕奪吾餉者葛伯比罪
殺吾降者士師法貞誰謂驕兵之難貼吾視若發蒙之振
落葉誰曰悍將之難馭吾已止其貪而振其怯夫是前軍
免於侵軼而一月連致三捷旣嚴殺而四國以匡且闢土
而五百開疆星耀玄運佳兵益祥條出間入鋤暴安良俘
馘而臯陶淑問飲至而吉甫禧康愧余緹殼之未習而又
何捷伐之足揚庶幾殺者成案足據撫者保甲可商以此
無憾於裘帶而有益於戎剛亦稍異乎原塗而草潤空輿
尸以扶傷

雁宕山賦

有序

嘗聞雁宕之勝吾家康樂不盡揆竒然斤竹澗已有詩題
豈曰谷之外藩乎當時開闢者定有其人但曰宋祥符間
土人因造玉清宮伐木始見之豈不欲駕康樂而掩其名
乎地靈發洩會有其時乃人力茂焉以東西五十里之谷
面鏡削泥垢又從石罅中露出神工鬼斧諸狀豈歲月之
務也即康樂安能久住臨海俾究工役乎假令前此無聞
直至祥符始著石梁之側所名謝公嶺者又胡以稱余居
矮屋下不能方軌康樂竊意雁宕諸勝焉乃阻於五日之

期越起勿克進復何暇辨康樂之搜奇有盡不盡乎自薛
大宗伯杖策而回歷數諸勝併以圖示益知康樂蓋當時
之有心人也爲民力之不竭焉地利之可惜焉其防患于
未然隱憂于慮外者勿論也農事之不暇爲隙幾何其以
殫千百人無寧畀此榛莽漾渚之地可樵可漁亦奚忍盡
廢爲槃樂地是時孫循在海外亂形未著而有其機以清
邑實逼處此敢縱心山水間此康樂搜奇之不盡非不知
奇不欲搜奇務盡爲也乃今漸闢遞增自晉歷宋千有餘
歲岷嶒絕嶂與潺湲飛湍始各極其震蕩之勢不知經幾
康樂矣正以無損乎民力地利併無隱憂之可慮也即游
覽于是者不當作如是想乎雖然化工能造不能搜人工
能搜不能造康樂亦奚待焉余旣越起勿克赴而心賞其

奇且推宗伯授圖之意捫管而爲賦賦曰

羨雁宕之絕巘由龍湫而得名何古昔之未聞豈康樂之
無情事因勢而漸踵奇屢探而著聲東西分爲四谷峰巒
層矗瑩晶巧匠不能壘綴神鬼未必告成石潭爲入山之
門戶蕩陰卽諸谷之都城老僧巖瞿曇身化身將軍石緹鑿
冠纓石梁長虹而垂飲萸苔龜脊而善傾空翠亭菁蔥翳
樹丹芳嶺紅紫吐英能仁凌虛而造寺本覺依山而架楹
風穴蓬蓬出竅響巖鏗鏗若錚鐵城夾障而成列紫崖數
里而霞橫五老峰肩摩人立六賢祠功德並京雙鸞飛翅
而欲舞瑞鹿環顧而不驚潭名照膽奚但鬚眉之數莖壁
號仙掌何爲指數之分明兩巖對峙而一壘空懸靈峰表
其洞壁平臺半廠而巖罅分流鳴雨灑其天液大士琢成

原來海中浮石天王雄峙豈即半空星摘紺珠圓負而成
巖石柱孤生而誰劈猴狻望空而援木鷹嘴攫爪而若搨
鼻水猶龍石髓垂沆瀣之澤玉峰似女鬢髻湧青螺之碧
爾其卓筆入高雲以大塊爲文章之宗匠展旗上碧落即
山川當發弧之聲壯新月明而洞啟屏霞張而布障石船
架塲蕩舟失其溢養火燄作峰行人誰敢邇嚮天聰開而
空空有洞雲巖勝而五色繪帳觀音巖即大士化城閻王
鼻豈鄩都標狀剪刀何因而裁峰鉢孟何飯而爲量詎那
尊之蛻骨古今骯髒聽詩叟之精神視聽彌旺六鰲捲海
銀漢恣其搏颺萬馬呼風鐵城任爾奔放忘歸亭濟勝多
方觀不足游情日上斯固按圖而可窺矧爾登臨而承貶

瑞草魁賦

天恩文鈔卷一

六

嘆瑞草之稱魁兮消充輓于五倉向著功于悅神而益志
兮誰謂其鑠氣而侵腸追夫周禮辨四飲之物不以苦茗
爲漿即漿人調六飲之味率以醕酒爲常自姬公命名于
爾雅而苦檟不擷而是嘗蓋取用不廢乎古製法大備乎
唐斯瑞草之爲用必藉鴻漸而益章者也故有一源二具
之論三造四器之方五煮六飲以經其始七事八出以助
其香如建州北苑之異洪州西山之芳南劍則蒙頂石花
以呈瑞義興則陽羨紫筍之特昂名旣難以枚舉地亦安
能徧揚總以發榮礫壤者爲次而挺根爛石者尤臧故有
如人韉者感縮然幫牛臆者廉檐然浮雲出山者輪囷
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蓋良楛別于採擇巧製入于微玄
是故五卯茗菜即晏嬰之儉而常設萑茵苻芷即相如之

博以命篇陸納之待謝安不欲以珍羞易吾素業桓溫之
爲州牧多用茶拌以濟厨傳消胸中之潰悶劉崐與乾薑
而共寶益神智之精爽子尚比甘露以流涎神農歷百草
以爲嘗特有味乎茗草之久服華陀著食經而濟世曾不
廢乎茶飲之香荃特謂其與非同食遂有體重之說不知
與桂薑齊下自令人終夜忘眠故摘自雷鳴祛老僧之積
猶分來仙掌流乳窟于玉泉八餅頭網寵出禁林之新賜
佛供萱艸得自僧志之餘妍利雖溥何若桑麻故張詠拔
之而民生益厚禮即薄無傷簠簋故陸贄受之以代大錢
雖然擷華掇秀固因其產以求精而辨澗別淄必潔其源
以尋尚故蒸焙以圖而制之不容失宜造作以經而烹之
不可乏匠斯陸羽之後有又新爲之繼起而七等之水又

有二十種爲之衡量也夫紫華綠萼均一草而良楛以分
清瀾素波同一水而臭味異狀是以酈元善于水道而未
嘗知茶味之流香王肅辯于茗飲而未極水源之妙况斯
雖小藝之不足觀亦有妙理之可訪若夫晉公大臣也而
龍團之獻何爲君謨士人也而小團之製亦浪况常伯熊
旣抱慙于提壺而陸鴻漸復著毀論以鳴妄即同昌有綠
花之稱而東坡以白芽爲上此不過多識于草木而非謂
口體之足放至于酪蒼頭原非定呼酒從事庶幾相貺青
牛道士亦好甌蟻之餘玉堂仙班飽水色而無量胡生酬
墳而遂能詩老姥鬻市而即飛颺此不僅降魔而作驚雷
悅志而助神旺者矣至于水豹囊之呼以其功用而言玉
蟬膏之贊即其色味可亢酥椒何處可加薑鹽佐而彌暢

魚目沸纍纍之珠蟹眼騰松風之漾其法誠未易臻而佳風誠不易唱者雖然傳大士以三年而得聖楊花宋仁宗雖宰相未嘗多貺豈但與鷄酥佛共稱橄欖仙有讓者乎

新桐賦

嗟新桐之初引兮發疏越於鈞天甫一唱而三歎兮增指上之流連少而不學兮嬾操縵以安絃中無以會兮徒妄聽而心湮以坡公之學博兮猶見晒於縉客即元亮之雅尚兮徒以得趣之爲先惟伏羲之制作兮禁邪心於未然抑神農之遞衍兮加洞越而靜尊龍鳳以爲池兮象八風之旬宣日月以歲周兮法五行之廻旋君臣以序立兮位一定而不遷宮商以次進兮韻迭奏而弗偏得其法者可八以贊化而參天知其解者得以移山而吸川上而南風之

解愠起百姓于大顛下而單父之素徽不下堂而稱賢是以黃帝有清角之鳴齊桓著號鐘之奏響泉羨美於陽水而智和寶其文繡賀若受詔於宣宗而尤物因人以名懋蓋人之得琴與琴之得人非無故而相遭亦有因緣以成遣是以嶧山之桐非伶倫無以發其音夔下之焦非中郎莫以同其臭七絃增而開周家八百之基四善具而識藍腸製法之舊和悅則以暢爲名而神人通於邂逅幽思則以操爲稱而素志無易其守昭氏之鼓無成與虧之可分孫登之彈何官與商之可扣謫仙如李白興拂袖白雲之詞博學若禹偁美雖貧亦買之構以橫膝物與石上月竝稱何與會之蕭然即紫瓊貽與白玉杯相形猶意致之未轉惟文王以之思士即覲尚父於鈞綸孔子以之登壇

如見文仲于門闥奏於園丘而百神爲之定位鼓於太學而衆樂分其等倫成連移情於山水猗蘭傷懷於渡津拘幽履霜知臣子忠孝之苦節離鸞別鶴見夫婦離合之情真感雷電而霹靂之引以作勸渡河而瑩篴之管以呻楚妃興歎傷虞丘之不能薦士廣陵曰散悼國家之乏純臣龜山之操諫士援以自阻朝飛之韻牧犢假以傷春歸風送遠懷美人於水沚幽蘭白雪欲無失其因親九引嫺而曲無別調五弄熟而手有餘神此亦稱盡微絃之大槩矣若夫五曲之歌以鹿鳴騶虞爲正始而鬼谷之青溪無所取義九絃之增以朱文濟之議論爲要而唐帝之強解果何所契大絃濁而小絃清騶忌以治理諫君一分箏而二分琶如意何能神詣漁父來聽已卜據膝之非常人女子

取調先知彥伯早已名世殺心動於捕蟬蔡子遠畏足而不前利心萌於取鼠閔騫遂詳聞而審諦雍門周令孟嘗興亡國之悲舒元輿謂沈蚪有七條之濟斯音韻通于人情而音調生自靈慧乎若夫鳥舞魚躍瓠巴豈有他方鸞鳴驪行藝譜著之極詳漢武好仙便有落霞之拍宋玉好賦故興積雪之章桓譚不能事主宋弘責其失常山濤強欲就割稽生說價無量聆趙定之微絃涕泣何其易感據揚收之稱說文世安得武揚蕭思詒相賞以松石故成太祖之珍賜孫公和長嘯以叶韻故宜嗣宗之未遑李龜年以秦楚殊調趙子師以吳蜀異方柳公雙瑣在士品原稱第一李勉百納令伶工十年不荒此豈但從牛鳴盎中雉登木上以求擅長者乎然吾有取乎稽紹拒齊罔之名而

戴逵破琴於武陵之旁此其高風亮節與衛次公同制名
姓之香何取乎蔡氏之女以穢德而談譜章哉

靈雨頌

有序

竊惟二儀順動雨暘時協於休徵九載焦勞政事先勤於
預備與其挽回過差之氣化孰若順承捷致之天休然自
責答天湯禱所以響應早既太甚周王所以中興殷憂固
能啟聖和衆便爾格天壽陽以西何旱緣伐吳之志驕僖
公不雨非災因憂民之意少故晉雨棗宋雨錢無救普天
之赤子夏雨金周雨麥安濟阡陌之焦枯雖有聖君察相
不能免天災之流行縱捐巨橋太倉亦難起溝壑之老幼
所以然者五穀有苗有秀必待震渝於土膏三時或煖或
寒常令滋生乎陰雨以瞻蒲望杏農夫以時若為有秋榆

莢荳花豐年受明賜而多稔有時靈有時液至十日而為
災或曰靈或曰膏洒三秋而成潤自蚺蠶之肆虐致條蟪
之橫生微微見而巫尪增憂蚩鼠生而金石鏢地雲霓空
望杳然雷動之期蘊隆難推未見月離于畢黑猪隱而渡
河無時蒼龍紅而啣燭正耀暮霞致千里之走南耳增抱
日之光晴來東鸞但見船棹風生月若彎弓安得勢同仰
瓦三稀浴而雲不族虛聽逐婦鳩聲羣羊飛而星愈朗空
教狸多穴智是以董子著書議有陽門之閉宜都苦旱輒
加陰石之鞭或象龍或刑鷲與圭瑩而俱陳即泥牛即泛
蜴隨心力而畢殫蓋古存其說今備其文而有然有不然
者豈天心之難挽抑人事之未修余以戊寅宰番歷已卯
之夏五省耕既畢不辭卑服而即康功刑發聞暉遂致愆

咨而勤雩祭三白雖見已徵喜色於田公六事即修徒切
瞻雲於屏翳雲心漏日虹見日衝黃梅寒而井底乾夏露
多而雲往北石潭置虎未見泗水之通桐木爲魚空高繁
露之術何期三朝步禱輒爾銀竹傾盆不須十日爲期會
使鐵耕增潤軍持灑霖於大士雷鼓振響乎城隍石燕雙
飛其爻異化爲坎土龍助順其象陽以從陰鸛鳴垤而零
雨其濛魚噉水而林花舒色夫甘雨得時川懃比之護世
之美饑濯枝霖霖佛果羨爲兜率之摩凡故有以狀元名
以平章名余實鮮德而堪此或得之隨車或得之辨獄民
似有待以相成樊英含水似誕藥巴漱酒亦誣清源有札
達之詛大禹顯倉水之夢孰若崇朝布潤不須董奉之屨
成玄冥告靈無俟周生之請客如斯雨者夫暴非肅推僅

免旱母之號山非太白忽來靈應之稱其微功大士城隍
之神多矣惡可以無頌頌曰慈悲大士護國城隍驅斯旱
魃免暴巫疋荆臺見憂灌壇不傷朱絲甫繫靈鼓初揚四
冥雲族三辰享祝屏號一呼馬鬃沾沐東山鸛鳴南柯蟻
逐洗兵洒衣流麥流粟商羊來賓黑蛟躍津荆石起卧醴
泉効珍風吹山帶土不揚塵穀根昭蘓豆莢展顰歲覩有
秋民免色菜君相造命無此大賚披弄五絃山川增黛惟
神錫休圭璧非愛

二孝子頌

有序

百行之本始自庭闈則夫子所稱無違之訓其樂聚一室
者多矣安事別徵孝懿以昭永思之則哉故道其常不道
其變推溫清之義而竭力之事盡焉矣或際出常有非問

視所能槩故道其常復道其變亦以見孝思之無窮隨地
可曲通其意過變而未始失吾常也此其意豈可令堂上
二老知之哉蓋人子將順有可以父母知之者有不可使
父母知之者危履險涉遠遊萬里之外而蹈水火臨深薄
舍命不渝以伸承歡之夙志良亦關乎天時之順逆人事
之成否一或不測遺體墜矣安在其能守身哉又奚以成
親未竟之緒而無失其赤子之心然聚順膝下者豈以此
而分其思阻其志也謂不經婉轉無以將吾誠不歷歲月
莫以堅吾性總視其身非天生地出之身誠父母之所遺
而分之爲二人合之即一人之身焉矣故痛與俱痛呼與
俱呼不待思維尋索而直捷赴焉何知天時以及見吾親
爲時之定候而順逆勿問也何知人事以及見吾親無恙

爲事之終局而成敗勿論也蓋志苦者常得造化之憐思
堅者時來鬼神之告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故孝子
之精誠通天人於一氣盛世聖王以治天下通神鬼建萬
世之極矧茲庶民之就養無方者乎且無違云者何爲也
哉違於心斯違於親矣爲人子者必祈心無違而後可以
稱無違於親此天時人事有難爲孝子計順逆論成否也
有如親懸萬里罔知存活身優游于庭除康食於井闈得
乎又有親羈犴繫銀當被三木盆覆而不得見爲之子
者食稻衣錦享有家室又得乎夫不安於心斯甚違於親
矣孝奚以稱此李張二孝子之所由行奇而名著也李仰
山者李懷山之子也仰山方在母腹懷山即依某主政入
都迨主政以謫去馬首所向徧南北矣其分袂時則與其

室裂帕爲記而押以字及仰山長問父於母母漫應曰亡
矣又問葬所在母告以情仰山曰世安有無父之子哉即
徧懇親知爲母氏數年菽水計親知製萬里尋親詩卷贈
之行然茫不知父之定踪也間關顛沛至宣府而懷山已
入某總戎幕絕問耗矣一夜卧關聖廟夢告以明日會汝
父翌午乞於酒肆見二人鬪焉而懷山解之其一鬪者曰
乞者何似吾浙音相與推詰眷屬懷山曰吾實寡嗣也仰
山呼大慟烏有父子對面不相識哉即出裂帕并詩卷以
示父始悟腹所遺者自遺時距今三十年所而仰山行乞
於塗亦旣十有二載矣始偕歸與母聚總戎上其事於朝
賜旌坊大錫寵懷山也張文之父榮六十六歲矣押解盜
犯潘少李百一自縣至省復自省至府少恃其勇脫焉舊

例犯逃押解者代即治以其應得之罪繫于獄而待絞者
蓋三年矣文切齒腐心凡人跡可到之處曷弗殫力求焉
一日者偶至台州有稱贅婿於蔡家嶼者即潘少也然易
名曰韓仰山矣文乘雪夜直搗其室大呼潘少而少已膽
落方四顧欲逃犁來與對頸加鈕而歸龔邑侯驚其事厚
加贈賚而榮得脫然三年之頌繫焉非直脫頌繫於三年
抑亦免俛鬼於地下矣夫割股吮癰忍痛一刻耳即卧水
即埋子即去妻勉強就焉未有歷歲月而涉遠道舍性命
而履危機如李張二孝子者不得不頌言以示世頌曰民
生於三父母最先盡歡竭力事誰不虔陟屺循陔相戒勉
旃終身之慕子職難全未有張李情勢屢遷遺腹遠遊無
貌能前子情特苦追尋重趼形面俱改十八論年上谷塞

外誰想家傳裂帕留記恍焉回旋家室具慶月缺斯圓榮
也不戒盜逸道周解者頂罪身繫行幽文則誓死徧地以
摻狡盜變名雪夜深謀對鎖回縣免父重愁生不共世父
子重修非其誠至燕山路悠非其神告變名誰收精誠之
至孝思以酬千古聚順孰能匹儔得斯頌語風勵千秋

五色斑斕頌

有序

人知老萊子斑衣戲綵以娛其親疑屬年少事而萊已七
十矣身七十者即父母或未能存即存亦未必俱存何萊
子之多幸也當是時萊子之所以承歡者蓋亦至矣今父
母平格天壽享有維祺幾及百齡之久所以意未至而先
迎歡欲竭而恒繼俾吾親常駢笑於開口不至以愁戚傷
其容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迨並坐堂上顧瞻寂如歲月晏

如忘其齒之衰暮而反憐其子之龍鍾日至者意或一及
也傾跌失容安知其非真景而顧以爲假耶然使萊子者
或行已無狀或膝下多逕有一日之憂於其父母方且慘
慘日瘁何志意之足娛又使其父母若舜之瞽瞍萊子且
齋粟起敬嚴事而不敢違又使父母如曾參之尊章方且
大杖走小杖泣嚙指分痛之不遑安暇婆娑作舞爲五色
斑斕戲耶夫世豈無祛衣珠服纓綏紳珮珥蟬冕襲襜褕
以榮施其親者亦有貤封高爵金章銀貂叨三命之榮以
尊養其親者而親顧未必喜也故中無以會之而儀不靈
也誠莫以喻之而色亦僞也斑斕之衣也乎哉以言乎烹
鼎則藜羹不糝以言乎甘脆則菽水足供以言乎輕煖則
績繭緼袍而無裡禪綱帛褶而無裳曷言乎娛親也古言

士之孝曰究貴能審資父事君之義則其親豫庶人孝曰
畜貴舍淳受朴躬耕力作之有方則其親安斑斕五色之
衣即躬耕力作之意而進言之者乎語曰事親以適不論
所以夫適之爲言一時一事而有其具隨時隨事而兼其
慕者也蓋老者之性情喜閒而工夫多暇萊子亦與之爲
娛而已庸問其閒且暇乎且弄雛於其側借傾跌以生姿
此時萊子之身即父母之身與之爲一而已庸問其如何
而得閒如何而爲暇乎由是以推即其藜藿未始非鼎烹
菽水未始非甘脆緼袍未始非輕煖親適焉故也余未二
十而成哀未六十而成孤既乏五色之衣徒抱弄雛之戚
讀傳而有懷於其事不能已於言也遂爲頌頌曰嗟孝子
之永懷兮極尊養而無賽左右莫必其方兮惟愛日之難

遠舜爲天子富有四海夔夔齋栗兮歡承莫愛安得萱草
兮言樹之背光陰百歲兮嘆親顏之難再行年七十兮尚
子職之是代敬耆年兮無違必兼外內以引以恬兮安得
親心之常變戴婉容愉色兮常致難乎聖言斑衣戲綵兮
惟楚士之有老萊視無形兮而聽豈有聲氣自怡兮而意
必先迎五鼎非重兮而愉愛出於至情輕煖非帛兮而五
色爛其文英身既七十兮幾並父母以難老心比孩童兮
猶若效其啼嬰旣弄雛鳥於坐側復舉步錯而如傾堂上
二老兮博倩容於一笑膝下老萊兮儼嬌癡其初生夫陟
屺而瞻望行役孰若循陔而親致養烹然椎牛難待而雞
黍自營孰不盡力於所事孰能樂志於未明珮玉翠綵不
足以爲重羽褐緼絮豈足以爲輕惟孝思之無已故徧欄

士之孝曰究貴能審資父事君之義則其親豫庶人孝曰
畜貴舍淳受朴躬耕力作之有方則其親安斑斕五色之
衣即躬耕力作之意而進言之者乎語曰事親以適不論
所以夫適之爲言一時一事而有其具隨時隨事而兼其
慕者也蓋老者之性情喜閒而工夫多暇萊子亦與之爲
娛而已庸問其閒且暇乎且弄雛於其側借傾跌以生姿
此時萊子之身即父母之身與之爲一而已庸問其如何
而得閒如何而爲暇乎由是以推即其藜藿未始非鼎烹
菽水未始非甘脆溫袍未始非輕煖親適焉故也余未二
十而成哀未六十而成孤旣乏五色之衣徒抱弄雛之戚
讀傳而有懷於其事不能已於言也遂爲頌頌曰嗟孝子
之永懷兮極尊養而無賽左右莫必其方兮惟愛日之難

逮舜爲天子富有四海夔夔齋栗兮歡承莫愛安得萱草
兮言樹之背光陰百歲兮嘆親顏之難再行年七十兮尚
子職之是代敬耆年兮無違必兼外內以引以恬兮安得
親心之常曼戴婉容愉色兮常致難乎聖言斑衣戲綵兮
惟楚士之有老萊視無形兮而聽豈有聲氣自怡兮而意
必先迎五鼎非重兮而愉愛出於至情輕煖非帛兮而五
色爛其文英身旣七十兮幾並父母以難老心比孩童兮
猶若效其啼嬰旣弄雛烏於坐側復舉步錯而如傾堂上
二老兮博倩容於一笑膝下老萊兮儼嬌癡其初生夫陟
屺而瞻望行役孰若循陔而親致養烹然椎牛難待而雞
黍自營孰不盡力於所事孰能樂志於未明珮玉翠綬不
足以爲重羽褐溫絮豈足以爲輕惟孝思之無已故徧欄

而態盈覺杜孝之投魚爲後而羅威之進果未誠愧余心
固敦夫永慕而明發之憂常清遠追循夫芳躅不覺舉筆
之怍怍

天恩文鈔卷一

去

天愚先生文鈔卷二

文論書

擲鏡文

天愚居士老而憔悴土木形骸衣冠不御鬢絲幡然蓬首垢面三日一沐人有言其癯瘦者不自許也忽經奩前攬方諸而色駭嘆宿昔之難追疑目前之乍非恐後此之愈甚夫鸞之照影喜而舞也犀之臨水醜而惡也老少無定情美好無定質至是遂一成難改乎於是擲之于地而足以文曰汝自謂不阿不匿不將迎不執滯故能勝物而無憂乎然好傍粧臺棲踪閨閣調笑乎宿粉整娖乎殘黃握頭歛髻釵子縈鬟侍兒執手以相輝蛾眉逞嬌于不讓顧盼增其清揚雲髻光可以鑿所稱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

好眉猶約黛皆以汝之宛轉依人之所致何阿如之即云百鍊之剛四規之視果能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乎據稱秦始皇方鏡凡有邪心者照之膽悸心動趙高日近鏡側何邪心之未有照見也不過于雲臺石室燭見四鹿之形林慮山亭洞視羣犬之狀能取明水于月正未必能徹肝膈于幽所匿者多矣至靜無爲何以魏宮而知本姓光如片水何以秦樓而識舊名無論其隨日而蝕與蘓威爲始終能驅厲疫因王度而呈寶即所云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其將迎之處不勝服役矣自名龍護安得就鑄于楊子江心即可兩祈何用長光于仁壽殿裏即其以金爲錯以銀爲華以珠光石色爲表裏是何富貴氣多兒女情重也不亦執滯之極哉非曰形予穢而面自憎也容成侯佛然

不悅曰子之形骸土木蓬垢首面亦遺世是爲即鷄皮鶴髮亦黃耆台背之徵北邙中人求而不即得者而又誰怨之乎莊周比子於至人之用心尚書所載一則曰桀失玉鏡用其噬獸一則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則子之見重于世亦珍貴之至矣而又誰輕之乎夫隨善惡而是彰則同良史之實錄在秦稱爲照骨寶在司空圖號曰壽光先生阿者何人匿者何物以鑑之空當衡之平以玉石之榮當日月之彩使人見前而慮後使人觀貌而識心使人內省不疚察明明而畏幽隱尚何將迎執滯之有且子旣醜而不自識旣老而不自知子直占厥儀像肖彼妍娘子亦澄于清淵而自旋其面目而又誰怨誰輕之天愚氏媿悔曰子固知子來自沮渠比德火齊善能語言者也起之于地安置珊瑚臺上如故

却聘文

制府之靈明德遠馨巨公重望大猷是經謬登逸民于封事將以招鷗鷺于遐汀泌水改綠東山破青驚起猿鶴之憂將淪泉石之銘若乃園林色動羣情趨轉知之者以爲信州之追踪不知者且爲商皓其馳驟相與問援繫之自來而詢滋味之何臭旣稱未同而言安得連章而奏夫伐國不問仁人桑下止堪一宿曾不問奔車之上仲尼爲之正容覆車之下孤竹共其迷謬故回車勝母者惡其實保去其名不入朝歌者遙爲憎况夫身爲媯巢許尚以洗耳見稱務光不以天下在宥豈其櫻情于圭組而銜玉于自售吾知處此者其必有以自審矣任公之釣巨鰲也未嘗

臨淵而羨魚裴旻之射虎彪也不必見獵而心喜鳳吹洛浦載管魄以登霞薪歌延瀨攄高冥以執弭固將以追謝眺于青山靜陶菊于芳芷豈其居寥廓而抱無人之嗟冷玉英而復思糠覈之批夫消盤濯髮原以跨俗而遺身歸次窺石園將離垢而返真久矣蟬脫乎囂埃之外解袈乎塵網之淪若使堇荼之不甘而興懷夫肉食蕭艾之厭縲而艷日乎青綸則北山之佳文可移而終南之捷徑足珍矣吾豈其然與江離辟芷兮九畹掩其芳香丹崖青壁兮巖壑摧其昂藏山禽輟嚶鳴之響野鹿謝松下之翔方虞其鳴騶入谷假道徜徉身懼世械夢醒黃梁尚盼衡門而回首認白雲于故鄉則必驅猛獸爲之阻道役山王爲之堵牆竹林兮雖有王戎之鄙吝白杜兮終不令謝客以同堂也乃有親而近文而蕙者卒相勸曰何爲其然哉時者難得而易失勢者多虛而少實故趨時者若騏驥之追風而赴勢者如漏室之望日蚪螭借風雲以送奇凌霄乘喬木而高出誠不甘以變化之靈與魚鱉同游聳拔之姿並偃草俱絀也夫局影山阿者落魄而無區中之緣軫念幽憂者甘寢而非弘駿之賢若夫歎沙黃玉惟恐伯樂之不顧豐城寶氣特患茂先之不我前胡得服鹽車而絕意天關之上廐潛泥垢而杜想光氣之燭天彼茵聽不知躡朔而迂腐罔識經權吾子亦加意叢桂之句留心白駒之篇令朝廷享國士之報而鴻儒著義問之宣不亦偉哉且馭馬者多於其已試用人者當於所舊春以爲自育駕輕就熟之才人更具智辯能舉之便子方隆望于東山安得

免借光乎疏薦方今布列有位者固多俊造三宅之民不
乏老成典型之彥夫豈視天府爲畏途以聘往爲自衒夫
四時而遞禪原天道之恒久蟄而思起亦物理之善又豈
懷寶而邦是迷蒼生而我無援也哉余乃逡巡起曰園客
之見螭藥石也親知之勸駕美疢也在有謂無謂之別耳
然美疢豈勝藥石哉勿論旣輸之載無以騁奇肱于萬里
即此誰適之貌難以施膏沐于縞妝彼旅進之不擇亦所
見之殊方試問誓墓之文右軍何以詞決三休之說司空
何以遠翔足知東越閉關原非招天衢以高峙補錫西蜀
亦僅守筠籟于晚霜夫蚪螭盤乎玉津豈無雨風之引丹
鳳棲乎瓊樹偏多燕雀在傍要之吾鼎之自愛非徒曰羽
毛之易傷夫三徑黃花非以寄傲十畝桑者豈故深藏亦
謂二夫非栢舟之矢後凋失松節之常故枕石漱流若迹
絕乎雲氣含光混俗實慚媿乎未亡且浩蕩弘慈莫過乎
荷鋤之安逸如天寵錫無踰于籬畔之誅荒雖三公而不
易即干駟其奚昂子何以欲屈閔子于汶上致王公于東
牆

代脯祭文

昔賈島歲暮羅所作詩文于几前祭之以脯曰煩吾精神
以是補之竊惟功大者報巨勞甚者難爲情浪仙手袖爲
穿走入醋甕其所能也而推敲之句遂聞於當時傳于後
世其所作之詩與李杜齊名而文亦韓白相埒即不至怪
澀如賀嘔出心肝統一歲計之其用物弘取精苦反之寤
寐有繾繾難忘之情浩浩自得之趣歷數前勲歸勞肺腑

祭之酒脯孰曰不宜鯁生自視所作亦幾與歲月俱增然
郁糝不文比于薄社之類迅口而出多易由言一覽不再
思一陳不復味所謂繾繾難忘者安在也即句櫛字比連
類而引皆說鈴書肆古人已襲之唾未有增益其所不能
也枯楊安望生稊茅塞之心似三日不彈者矣所謂浩落
自得者又安在乎不得已而陳言一酬易酒以明水代易
脯以生芻代獻禮既終昏昏溘睡混沌之譜方就恍惚之
態遽生輾轉六安之上著有稱中虛宰者怒形于色作而
言曰異哉子之求備予一人哉何躬之不厚也昔屈原嫉
楚之臯洿故稱香潔之詞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
言皆外憤世而激于中若虞卿之窮愁以著也是以口論
分明爲公筆辨扶露爲通皆清明之氣爲之子之沉涵于

麴蘖一過矣旦而構思晝不能繼有客必語有召必往夏
之日冬之夜揮毫有幾即有隙光半在床第夫宴安酖毒
所以入于禽門五色五味爲腐心爛腸之疾汝惟是耽惟
是好子之飽酣于高卧二過矣且人之少而學如日出之
光老而學如宵暝之明孤陋寡聞竅故罕覩幼而無以爲
訓長而無以爲行老而無以爲教荀子所云三恥汝具是
也今未聞子之袖穿而身入醋甕徒浮慕長江薄之爲人
子之疎于壹讀三過矣有三過而不自知何躬之不厚而
責人厚哉子能如李洞鑄像以事島如孫晟畫像以事島
其于島亦何難至俾子享有酒脯之奠亦子之明賜也鯁
生曰子既三恥自負復三過是冒敢不聽子之言以寡其
過洗其恥然則明水代酒正使清其沉酒高卧之懷生芻

代脯正以益其蚤暮壹讀之助亦奚怪予不自責耶

采藍文

謝子讀采藍之詩知爲怨曠之作化離家室捐棄道途榮光已謝歲不我與追思王化盛行烝黎閭澤舍生庶類回首面內雖有四方之志不失保聚之歡豈無行役之苦不忘膏沐之態極治之所臻也奈何哉令聽鴻雁之歌哀鳴四野讀萋楚之句洒淚五更欲敬其身而讒言彌興明發難寐而念亂無已夫當周幽厲之時微輸靡節用緩非時獄訟繁滋簠簋淆亂閭里失其仁美樂土違其故鄉諸侯多寓公大夫甘旅食士民之窳逐江湖行乞溝壑者遍九州而是也怨曠之情獨采藍而已哉采藍之思獨夫婦而已哉於是即其所爲詩而廣之以文夫藍者染也婦人采

之所以有事于女紅也至于擔掬之不盈三秋之難見怨曠深矣夫安土重遷死徙所以無出鄉也狐正丘首武昌魚所以不及建業水也豈好爲輕去其田里而留滯周南也哉而婦人何知南津北渚悲飄忽于轉蓬黃鶴白雲傷離羣於旅泊刀頭之環無期落井之瓶不返離堂燭盡別幌在筵舊浦波流故山望斷明月之珠莫寄羅襦之夢爲誰河陽落照雖千里其同心官樹聞蟬竟一枝之莫寄緇衣已化看桃李而斷腸蓬髮凄然縱翹藻其奚用征塵遙企誰憐窮鳥於漢陽鏡影掩明終恐舞鸞之不偶夫是以篋筐在手不顧槐蓼之在塗即攬擷盈箱亦恐敝屣之終棄平昔三種之摘付嘿嘿於無言此時六日之詹遂傷心於旅候青棠莫能蠲忿芍藥重其可離余爲推求怨曠之

故而不可得或徵輪奐與王事靡盬與黃花遠戍於榆關
白草長衰於秦嶺與皆丈夫之所有事無可奈何以相從
者也余又咨嗟怨曠之情而即如身負俯仰豈得久虧門
戶豈得久衰田里樹畜豈得久置不理而竊嘆於枕衾俳
思於獨旦勿論矣夫有其故可求廟堂之上民牧之司何
以使人至此極也即匹夫匹婦之談而政治之得失觀矣
夫有其情可原即酌金罍而免於永傷賦歛蔓而不勝懷
思於冬之夜夏之日亦猶是也聽閨閣之詞而陟屺陟岵
之增思益甚矣采藍其一端耳采藍婦人其一人耳然而
有夫可怨有婦可曠不亦愈於靡子遺者乎

磨鍼文

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學之貴于人尚矣學

而不好作輟間之好而不篤勤倦叅之猶之乎弗學也故
有少而好學者如鄭達少時日懷二餅以就館而未始言
歸有老而好學者如富鄭公八十之年手自校讐有貧賤
而好學者如陽城求為集賢院吏以就讀有富貴而好學
如李德裕身為宰輔未嘗釋卷是也或詘于忠信或寡所
穎異鮮有天才絕世而永言時敏以為務亦鮮有天才絕
世而下問不耻隨處進德修詣之業由由乎其孳勉若
李太白其人白嘗讀書象耳山下方學在將成未成時一
日遊于溪見老婦持鐵杵而磨白問之曰以磨鍼也白感
其言曰即是而論雷滴穴石繩鋸穿木人患志不堅思不
苦蓋天下何事不可為卒發憤而業大進人傳其溪為磨
鍼溪也夫太白星精化世人謂其才思敏捷得自天然不

假思惟研索得之者豈知發憤攻苦若是耶則夫生質才學不及太白若者發憤更宜奚似矣白嘗夢管生花矣此其花未生時耶安知不由此益勝也即道旁老婦磨杵爲工尋常視之與我學業大有逕庭也顧以推于修德進學之事歲月漸磨之功非其念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安能旁通于觸處隨理而皆有會哉且世未有杵磨鍼者况鐵乎老婦之見惡知非即庚星所化以故迷而牖覺蓋天之降才于人全藉精氣之震動令大塗而行似乎悠悠之爲則以爲今賢昔日愈昨安能如丘垤而進于山固貴夫一激之助也水激則湍矢激則遠其震動猶夫人之志意矣感物而興會通因事而靈機轉以爲師友所啟沃編摩所校繙猶收益于耳目之見聞而靡當精氣之提醒足知白之

絃誦于匡山遊跡于江湖飲酒任城之樓賦句錦水之亭蓋無地不有老婦激發之資也倘令境成物會而中無以興神無以聳猶夫師友編摩日陳于前而莫得象表之玄言外之旨蓋太白胸中故自有鐵杵爲之淬厲而不已者而特假溪游以醒其緣也然天之成就人才豈易易哉開非常之原而造化爲之吐其音闢聰明之府而鬼神爲之勤其告不獨枯管生花也有持巨斧而鑿破其心如尹知章之徧明六經有剖腸胃而引西江水以澆濯如王仁裕見沙石皆成篆籀有吞五色鳥豎小金龜若羅合劉贊雖寤寐顯靈乎要非造化吐奇鬼神來告安得文章日進而機杼爲之新抽白之見老婦磨鍼同一機括矣故知天之成就才人非易易也勿論白發憤後之工夫若何事業若

何而并州不有子儀之識無以得免于永璘之辜使任城不遇季明胡由待詔而獲見天子天之所以成就人才其由磨鍼而進之如此諄復無已也然余深研鐵杵之意其刻厲幽苦有敏而鈍用縱而忍用速而遲用之義焉老婦若曰才高者不慮其不敏氣盛者不患其不縱且速庶幾鑿于是而悟以稍挫其銳乎乃待詔而走馬于殿前是不能鈍也令力士脫鞵是不能忍也急赴永王璘之召是不能遲也安在細心于鐵鍼之磨而收其成功也哉雖然英雄不踣躓不顛倒無以逞其不羈之能猶是天成就人才之苦心而太白領其微焉矣

招似君子文

今天下有真君子而似君子可黜也天下無真君子而似

君子亦不可無也何也問天於修人爲其近之也夫君子之德盛而名美在人則不容其似在物唯恐其不似似于人則有鄉愿德賊之亂真似于物則著久幽不改之清節故山谷有蕙似士大夫蘭似君子之說豈士大夫不若君子乎而爲君子者不必爲士大夫若德盛而名自美無俟耀烜赫于當途稱聲施于無射也蘭何以靡媿焉豈以清貞之操日與山林伍乎亦結臭味于王者矣又豈以訐樂之風徒供士女之褻翫乎然抱孤芳而不受欺于霜雪矣由是言之則其爲真君子有餘何啻似之哉而蘭寧居其似不居其真也蓋人之忌以孤介物之忌以芳香故過高之行不可與語齊俗太潔之物未得以果衆宜真君子乎而山林求之而得市朝求之而亦得不爲遁上遁民之行

也真蘭蕙乎而烘之以風日而媚無加威之以嚴厲而性
自定蓋領四時中和之氣者也蘭之于君子有至性有同
嗜山谷獨標明其說者矣然山谷居保安僧舍開東西牖
以植蕙蘭余不善栽培即有不能久殊愧其為君子殊愧
其為似君子夫為君子而不得難乎其為人為似君子而
不得不更難乎其為物哉然在人則必喜其真在蘭則無
妨其為似人為君子而不真假忠假信有甚于小人矣花
而不似君子則與蕭艾蔓草何以異哉乃山谷輒分士大
夫君子之辯詎緣香之多寡分乎亦必有其說矣蕙者一
幹而六七花有似人之衣披文繡朱組瓊弁金璫而藻幄
者故士大夫似也蘭者一幹而一花若人之懷瑾握瑜砥
志飭節被明月而佩寶璐者君子不似之乎然巖居之士

振衣千仞之崗濯足萬里之流懷霜臨雲不為塵垢櫻者
寧為君子不願為士大夫比比然也余未遇君子之真者
得其似而亦可喜也遂為文以招之其辭曰維幽谷之叢
草兮邁衆香而稱王紫莖赤節兮美山林之孤芳嘉名榮
錫兮附君子以名揚磁斗綺石兮信培植之有方光風泛
蕙兮傲百卉其特良九畹之榮滋兮瓊田惹鬱其相望江
離與汀芷兮美人佩服而不忘旣懷而且紉兮韻高乎漢
世之丞郎流觴于上巳兮亦祓除乎楚俗之不祥七穆之
瑞兮鄭君於是乎取九歌之咏兮屈子攬而如傷援琴鼓
歌孔子興生不逢時之嘆百官會賦蕭蒿序詩人大雅之
章薺麥茂兮蘭蕙隱宵壬顯兮正士藏寂塊處夫深谷兮
任斯人之不採喜浮沉于庭際兮不隕越乎露霜獻諸曷

姑兮內則援之將敬賣諸士女兮曲江宴而非狂譬子弟
于謝庭兮喜其生于堦砌種藝植于楚畝兮誰令萎之籬
牆觸目生心兮即當門而見妒正人與處兮令入室而皆
臧被長畝兮固與艾蒿有別閉窮崖兮亦爲澗壑增光靈
德稟于自然兮獨羨顏師古之妙賦高標不汗脂粉兮絕
勝向子諛之詞長山谷之酷愛兮牖東西以爲圃君子之
蒙稱兮共臭味以相商豈特羅綺之爲賢友兮資觴咏之
良助抑亦離騷之比已德兮挺物表以翱翔嗟余室之固
陋兮即培養而弗久嘆中道之憔悴兮任披折乎荔牆豈
無待女以合種兮令芳馨之竟體亦有燕姑以徵夢兮叶
熊羆于由房無奈紅芽斷于冰根兮紫艷歇其光芒詎不
採而自獻爲羞兮抑被盜而止齋重其徬徨思夫秉德以

高尚兮志操欲闡而彌章豈草木之有情兮而吾徒莫之
能當聊寫素詞以表慕兮追馨香於未亡如美人之零秋
露兮亦宛在乎中央

江東足王論

古今得天下者莫不以民爲本民又以心爲本非左右有
人不能聯其合非賞罰調恰不能結其歡至于形勢者輟
輟之險濫車之水戰勝攻取所必圖宅中圖大所必求然
而於得天下無與焉前人所謂在德不在險者也然左右
之有人明乎有知人之鑒而不爲疑信所惑也所謂賞罰
調恰者明乎持大義之衡而無爲萬口擬議也所謂形勢
無足取者少康以成旅而中興勾踐棲會稽而以越伯也
當項羽食少兵疲漢兵追之由固陵至垓下由垓下至東

城烏江渡亭長艤舟迎曰江東雖小亦可以王羽鑒於田父安知不陷我大澤中卒用自盡人皆謂羽惜羽實自審焉夫江東非羽起兵地乎無故而殺會稽守殷通以應陳涉所附非其主矣徒以范增言勉立楚懷以從其望非其志矣項梁戰勝而驕見敗于秦章邯非羽實有以濟之乎即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猶是懷王意而諸別將何以俱願屬卿子冠軍當懷王命沛公伐秦羽獨請與俱諸老將曰羽慄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可宜下羽不可遣惟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此時羽何無一語復之安陽救趙之役宋義雖濡遲固上將也獨不可請命懷王乎若夫章邯者殺其叔父項梁之仇也邯阻格於秦二世苟乘其故與王離俱擒耳何乃

與盟洹水上立號雍王而併長史欣並置軍中耶夫降卒二十萬即何怨言於羽而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即何樹思於羽也及沛公遣兵守函谷關亦懷王先入關之約耳羽安得乘怒而攻屠之於是有子嬰之殺於是有始皇塚之伐而咸陽三日火遂千古共其熏灼至于鴻門之宴項莊舞劍以擬沛公項伯亦舞劍以衛沛公羽豈不知之乎何日暈於外而賊在其內也而范增三示玦而不省尚以失於速悟耳既得關中則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舍此安之乎乃曰富貴歸故鄉烹韓生以洩其暴也然王沛公於漢中似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者豈不知三秦父老欲食邯等之肉而寢處其皮即二十萬之寃靈亦不能釋然于邯等亡何而韓信兵出故道掩襲不備邯

戰敗走欣與翳囚首俱降安在其分王關中可距塞漢路
乎然莫巧於張良所遺之書以爲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若謂齊欲與趙并滅
楚者此緩兵策也羽奈何遽無西意而北擊齊令漢得齊
集諸侯兵哉而彭越亦於此歸漢矣然彭城之戰圍漢王
三匝獲太公呂后置軍中也至于滎陽一敗不能過而西
而敖倉粟爲他人有矣留是時彭越黥布俱背楚歸漢所
旦夕詬誶者僅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數人耳奈何
聽陳平之反間以惡草供使者遂令亞父鍾離昧或死或
去哉紀信之詐降無備而遽受外黃強劫於彭城非舍人
小兒幾同秦卒之坑矣夫昧於項伯之奸而亞父鍾離昧
之誠實屏棄不用是知人無識也王邯欣而坑降二十萬
是賞罰失紀也棄關中而王彭城圍滎陽而捐敖倉之粟
是不知地利之險易儲備之虛實也語曰漢屈羣策羣策
屈羣力楚愷羣策而自屈其力盡之矣而所最關民心之
向背者尤無如殺義帝於江中之事已欲爲君而自殺其
君天下其誰與我故人心解而天下遂不可爲是以致左
右之寡助賞罰之不平而得地獲吉而不能守也五年而
後敗亦幸哉然鴻門之宴沛公可殺而不殺是得人君之
度也獲太公呂后于豎水之戰三年無異容及圍成臯置
太公於俎而舍之非篤於友義能若是乎卒後鴻溝爲約
中分天下太公呂后歸國而輒興固陵之師漢王自喪其
信誓矣江東可王奚不可也

古來得時行道之君子莫不以經術飾吏治惟經術之從事學問者或有未純故吏治之被乎生民者不勝踳戾要皆以心爲主焉吏治本自經術經術本自心術尚論君子者亦考其經術之醇雜而吏治貽焉矣亦察其心術之邪正而經術定焉矣循吏傳稱董仲舒儒者通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仲舒之爲仲舒固無媿乎其爲儒者矣而班固又謂劉向王佐之說爲非至曰管晏弗及無論伊呂彼視管晏爲何如人而曰仲舒望其津涯後之也耶又謂考其淵源師友所漸猶未及游夏夫游夏居四科之次行爲坊表言爲裘綴於天下非藉夫子而名益彰者與夫循品稽行按詞考衷由心術而推之經術由經術而推之吏治則學問以爲始而行事以爲終何俟核之師友淵

源而後見哉夫武帝之世何時也承滅學之後經術淆亂百家繁興其君方好大喜功不以文墨爲事謀利則桑弘羊導其源勤遠則張騫將其命啟疆奮伐則衛青霍去病誇其功而仲舒廣川一書生爲盡闢諸氏剖析六經俾散佚遺文篋口學士盡統壹於孔氏以爲歸當其時雖有兒寬公孫弘輩相與咀含儒雅涵泳道真莫不以仲舒爲諸儒之領袖後此孝宣承統講論藝文募選茂異如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思皇濟濟亦奉仲舒爲開來繼往之規撫豈非以有巨功於聖門稱涑水之良臣也哉向今治行無狀吏職之不嫻江都膠東二王皆稱帝兄悖蓋多不法諸臣之所望塵却走者也何以所至輒稱大治又今經術疎謬大遠所聞天人三策無以仰體黜羸仁愛之心發揮君

德正大之本何以啓帝衷明王道又令心術不可對人則吐詞必異獨寤難以自問則談經必乖何能於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領略大指究詰微義令公羊之學曉然於天下著籍於學官夫使春秋一元之意敦大始而正厥本是心術無不正也其謂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敦於身則先質後文左志右物爲深得作者之本旨是經術無不正也悖蓋之君素寡檢押一旦繩以桀度省以衛括而胥服於訓行之有方是吏事無不正也宜乎仲舒有言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萬民四方靡不軌於坦蕩而畢正則仲舒正己正物之明效悉見是矣今即繁露所載者詳味之其謂大旱雩祭而請雨陽滅陰也大水鳴鼓而攻社陰滅陽也一請一攻各從其義非明於陰陽

之正者乎其謂春秋之聽獄訟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臯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之斷棘濤塗之執慶父之追闔廬之釋四者罪同而論異其本殊也非明於賞罰之正者乎其謂人君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執一無端爲國泉源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而尊卑一定之序由是而不紊又謂王者愛及荒服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愛及獨身者也而人君愛惡之大端由是而不差說者曰仲舒對策始終一正字公孫弘對策始終一和字學問殊而人品由此別哉特謂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分仁義而二之尚覺支離其說又或以文王先受命而後郊以上奉璋下伐崇爲證則未

之事也遼東高廟園殿災又何庸推明其意幾罹不可測之禍然而設學校以貯材開列科以取士尊經黜浮推明孔氏之所學其功豈在游夏下而漫曰管晏弗如也

平津侯論

論人於末世亦恕矣哉踐履既實不必就事而誅其心出言有章安用見端而究其旨吹毛索癩居官者所以鮮完行也因能量仁尚論者所以泯成見也漢公孫丞相其庶幾乎何得專以詐之一字為定品也夫希世用事曲學以阿主好冀其含咽臣子之短苟可以抒慮殫忠盡情於所事可否咸唯命焉必不至用屈求伸以徐俟遇合於他日弘年六十齒亦暮矣何使匈奴還報輒不合上意豈遂懸知元光五年有賢良之復徵即持議發難開陳其端令人

主自擇亦將以摹揣上意祈得當清問所謂意幾乎後言也弘詎不知上之通西南夷主見既決乃敢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以明昭君失何其重恤巴蜀之氓而輕於從主好也方朱買臣等因置朔方之便難弘十策為弘者先識寧遠讓買臣嚴助即曲徇帝簡多方規慮買臣嚴助亦將收弘為嚶鳴之侶而引啟予於一助何發十策竟不得一焉卒之自認鄙人願罷西南專奉朔方究非弘初意也夫還報不合上意非詐也盛毀西南夷無所用非詐也發策十不得一非詐也乃以布被脫粟飯為詐何以服弘之心夫牧猪之夫羊裘解札短褐不完一旦御紈綺披縞紵有肌燥膚饜耳糠覈之餘口裁腹約得一脫粟飯即帶益三副於恒情庸有矯飾乎當是時李蔡莊青翟公孫賀相繼為

相客館丘墟或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而推賢讓能開東閣以延賓實何人之雅度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官三台而食鮮升斗餘者又何人之清德夫略行事而探心微舍目前而追論往日即聖賢無完行况弘之謙讓未遑即大臣休休之度不啻方軌而絜駕者哉其曰臣無黯陛下安聞布被之言蓋謙之至矣宜武帝以爲賢而有平津之封也且以四十之年方學春秋惡敢與不窺園者鬪文章之富或以董仲舒膠西之行弘實主之不知膠西王恣暴不法帝謂非善人作傅母以攸好於爾家故弘承帝意而薦之也主父偃自以發燕齊二王陰事又人告受諸侯金令子弟得分爵帝遂族焉弘仇於偃而曰殺偃有力哉即其一行之有當遂加以詐之名一人之未善遽誣

以忌之實何君子之重與人爲善也嘗聞弘事後母孝服喪三年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豈皆矯飾而成者耶夫君子亦勉強爲善詐何爲焉帝之岸幘以見亦帝不自尊貴吳楚視弘如發蒙振落安知非借端爲辭俱不足以概弘也蓋弘固深於春秋者也春秋尊王爲主故使單于輒不報春秋修文德以來遠故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春秋先人而後土故不敢言置朔方之便若夫儉以律身寬以容衆春秋諸大夫之所慕選而求者也詐不詐奚問焉

東方曼倩論

夫人有才而不用猶之未有其才也才既用而弗克盡其用猶之未始用也其一種不可屈抑之氣必有所借端以抒寫故或激極而成憤幽憂而成疾迷人避世而成癘如

屈原賈誼楚狂接輿是也夫憤不顧其君疾不全其身瘡不圖其名是誠孤絕於一往而計不返視者也惟漢東方曼倩欲兼而茹之卒之兼而吐之且視其君與身與名在若茹若吐間不知者以其恢諧調笑爲慢世亦擬非其倫矣夫長卿犢鼻滌器因卓王孫之慢而慢也范蠡載西子以去越因勾踐之慢而慢也曼倩何有焉其應諧似優不欲爲屈原之憤激因事規諫不屑爲賈生之痛哭由公車待詔至金馬門不能爲楚狂之絕人逃世所謂兼而吐之者也即其與枚臯郭舍人爲伍自訟不得大官終不見用著客難以自解有似乎放而傷矣日在帝左右但祈囊粟稍異於侏儒至以醉遺殿中甘爲庶人之免其志豈但欲避世哉所謂兼而茹之者也當是時帝之待朔在近遠之

間朔之居身亦在榮辱之際一時公卿高厥風度或以爲朝隱或以爲市隱傳之後世劉向揚雄猶歆於其名而眩於其實所謂視君與身在若茹若吐間也亦何慢世之有以千金買妾輒易去爲慢乎是養生之法也以射覆偶中跂跂脈脈之語爲慢乎是小數之道也以自誇勇若孟賁廉若鮑叔爲慢乎亦進身求試之常而已矣然知類通達多間以待能者即兒寬公孫弘輩能懸知寄生窶數之別乎無論其誦四十四萬言常服子路之語矣蓋學問有緒餘聰慧有奇中非慢也化民有道之對願燔甲乙帳於通衢却走馬示不復用而求自試之語又謬稱以商鞅韓非之說爲可用總欲引其好大喜功之心不終於阻兵而謀衆非慢也蓋慢孰慢於逢君之惡隱忍而不言慢又孰慢

於獻替有心輒苦規誨之靡術當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輒引董君也亂倫紊紀道揆弛而法守廢惟朔持戰而前數偃死罪三乃更置酒北宮從東交門入也汲黯之直諫樊噲之排闥不是過矣即帝以昭平君之死悲泣太傷非朔也安得聞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之言凡朔所陳統五諫而畢備不僅以諷與譎勝矣卒之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教其子以上容者非滑稽之雄也有才而不盡其用又不肯與屈賈楚狂同其放逐其視兒寬公孫輩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者殆有兼焉但以慢世視朔寧遂甘之乎原夫所以慢世之意迹雖近似而心實苦矣

代楚人責吳起書

天惠文鈔卷二

書

九

楚悼王薨楚人攻殺吳起并射王尸太子斌討爲亂者七十餘家皆貴戚大臣也曷以楚人稱稱楚人犯衆惡也爲相而爲衆所惡專任刑誅刻人之肌膚以就我斧鉞施爲不以序急一旦而要功名也故事業日隆則蒙害者衆得君愈寵則招忌彌深側目有素重足而立多日矣一旦乘釁以圖莫有憐而惜之者故曰楚人殺之也惟在商鞅曰誅在吳起曰殺是起之稍别于鞅耳然則君命可廢乎因君之亡而亡之若曰是其于悼王爲獨知之契也余悲起不知身之所以殺與見殺之故代爲楚人書以責之主名不立矣書曰人臣樹德建功於天下必令其君之可久斯其身可久也又必使其民之可久斯其君可久也語有曰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名遠在修近閑禍在除怨修長在乎

任賢高安在乎同利此君德之所務亦臣道之宜圖也先
王覲德不覲刑故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若以庚斷甲
戴威滿頭造化肅殺之氣先陽和而用之矣故治玉者以
石爲砥治民者毋以人爲砥君惟明法審令以張威斬斷
枯磔爲用武近於何修怨於何閉矣職司以相參也屬際
以相維也獄市并容斯民生有濟苟舉不急之官而盡捐
之是齊王聽竽一一而聽之也庸衆之徒莫以藏身矣且
所急在鞮鞞而逢衣淺帶者廢所尚惟首功而循良樂只
者黜是純任一已之私而衆何以得也彼縱橫者流皆齊
晉燕趙之士一喜怒而諸侯生其德威者也乃曰吾以韜
鈴破縱橫以鍛戟代口舌閉關而謝天下之客任賢者固
若是乎若夫貽屈景之賢枝葉所以庇根本也葵猶能衛
其足公度公路而臺隸之是降世祿之勿及不得比于戟
傳孤荼之子强本植幹之謂何君方欲爲公家造利而先
爲公室奪利是四境未寧而操戈先起於蕭牆也即南平
百粵北卻三晉西又伐秦乎如月之蝕也賊成于內何暇
問暈色于外乎且君雖楚材非楚產其自衛而魯自魯而
魏而楚展轉奔命以乞資苟非鏌薄以刻衷反覆而亂常
何王之門不可曳裾君常與田文爭功矣自謂守西河秦
兵不敢東下而主少國疑大臣不附百姓不信已遵遁穆
然遠之矣即云在德不在險夫君方蛾蛾于越務以力鬪
天下果何德之修也言是而行違所以致武侯之疑矣即
君之爲將行不騎乘卧不設席親畧羸糧與士卒分甘均
苦豈有仁愛及民哉將與之赴深谿蹈湯火煦煦然等於

驕子之偏憐耳奈何吮疽起病而卒母反聞而痛哭也吮其父又吮其子豈徒謂戰不旋踵蹈白刃而不辭捐頭目以衛腹心哉蓋中虛而無實借惻怛以善行其慘毒者也向令訕齊秦之伎擊行湯武之仁義出作入息不聞赤臭播關之氣雖日抱瘡傷猶將立視起色亦焉得人人而吮之哉李克謂君貪而好色夫破千金以求仕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豈貪者也惟營逐乎祿利而奔赴乎功名拯溺追亡惟恐勿及就一人之身而去就靡定即一主之合而疑信忽更君亦自思何以至于此極哉夫人最矜者莫室家若以其娶于齊也伐齊之役殺之以求將豈以糟糠不妨屢易而九中心零之任一失難再舉也猶為姬姜憔悴人盡妻也鞠我者能幾哉而生不必養死不必喪方自謂功名之奔赴祿利之營逐可一往而覩其成殊不知觀忠於其孝覘勇於其慈曾有生我者勿顧而尚知有君者哉曾有同牀第者無罪見殺尚能撫百姓而如傷者哉是魯君之疑即魏武侯之疑楚舉國人之疑也彼商君者不過給公子邛黥犯法者公孫賈耳猶不免於車裂况背母殺妻裁公祿削公室動揺邦本以行危事哉利之不同賢之不任而欲修近以除怨也難矣

代信陵君謝唐雎書

無忌不佞沉耳於閨功成微倖自知為君國所不容徒以危扶傾定急與國之好敦葶葭之歡極慮目前亡憂異日方為德不卒是懼而君曰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無忌惡能於人有德哉夫秦虎噬而鼻磔不奪不饜邯鄲之圍

其意常在大梁率兵救趙非徒爲趙實魏社稷謀也秦欲稱帝自趙始彼實過而爲政於天下苟非喙蝼誰能忍之率兵救趙非徒扶趙於將危實思誅秦之過暴也而君曰吾之憎於人不可得而知無忌亦烏能憎於人者哉由今思之人之憎我與有德于我則有之耳昔者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隋文臺焚垂都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是不世之讎也異日者魏王將與秦共攻韓無忌請救韓安魏以利天下歷陳秦所不爲與所不敢以明當日諸侯坐失機會使魏王能聽臣言率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無奈臣言之入如方圓銳稟枘鑿不相容哉豈非人之憎我有餘也即晉鄙提戈道遙蕩陰之墟不顧人緩急自爲怡堂之樂微無忌誰不

惡是者時無忌特空拳之搏耳朱先生無縞紵之素徒以夷門攬轡代伸矯制之師鼓椎入軍于夫用命邯鄲始有起色而虎狼之秦師亦退舍當是時辛垣衍獻帝秦之策幾于喪氣垂頭視天下之士皆妾婦而諸侯奉箕帚以西向魯連者毅然陳秦稱帝之害垣衍舌咋不能舉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而無忌奪鄙軍以擊之適與之會何人之借德于我甚也當是時趙圍解秦難釋排患紓怨實連巨績平原君封連而連讓者三即千金爲壽棄若脫驪連不以爲德平原君敢以德歸連乎連不以爲德無忌又敢貪天功而以德自居乎旣無德於人其敢有憎於人哉若無忌者非惟無德於人抑且貽怨於人寧邑之攻秦師韓怒其謂無忌實啟戎心用修隙於大梁國人望曰是公子

無忌知有與國不知有君父明知豺虎不可交而故奪之
食以擯其怒是代趙任咎也魏何德之有即趙方釋邯鄲
之圍又賀寧邑之捷使者三反不得通昭王欲殺趙豹平
原君尚以勝却軍故無論長平殞衆矣趙又何德之有無
忌之在今日不惟無德于趙抑且無德於身君不以爲臣
兄不以爲弟國人不以爲賢相羈縻失所零落寓公絕先
人之守業血食泯焉憐我且無其人德我者其誰也而君
教我
不以德自居德何在矣雖然無忌昔者勸魏救韓以
存魏也今者矯軍救趙以存魏而擯秦也魏人豈知無忌
之與魯先生有同心焉多君以魯先生視余故敢以書謝
并自鳴其無可忘之意

天愚先生文鈔卷三

說序記

生子通國說

余讀蘓武傳出使外國有娶婦生子之事說者曰情欲之於人未能遽絕也又曰素夷狄而從乎夷狄也又曰身處異域恐其一旦即填溝壑留此以綿聲名於不朽也是果得武中心之會乎夫歲月之遙至十有九載夏日冬夜安得無思與木石居而未必木石其形情欲之感人是一說也單于舊俗凡漢使來者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武亦惟介介守此以示王臣不下殊域之勁節而他非所論此又一說也使者孤處大漠或亦忘之况不毛之地無簡冊可以留名無倫理可以告語庶幾傳之後人而曰

此某不辱君命之所貽此又一說也夫當武出使時會虞常謀殺且鞮單于事發覺而假吏勝與常素善單于欲殺而令武降武引佩刀自刺非衛律名醫為攻蹈背出血則武死已久容得萌情欲之感哉羶羶灌酪之鄉水土既殊服食各性江湖之戀北關之思方一日而腸九迴若懸旌無所薄豈真以為素行可安者塊處大窖中雪氊是茵旣非日用之物亦且有窮盡之時數日不死者亦幾于死而無所用其生之候且命之牧羝羝乳乃得歸吳烏頭白殺角童之說也我躬不閑遑恤我後哉然則求其生子之說者豈名是圖哉豈行吾素而情感之未能盡淨哉余思其故直曰繼嗣之為重而已矣武之尊人建代郡守也勳著封疆依依膝下者惟有武在萬里叩命寧料留滯周南哉

倚門閭而盱衡與陟岵岵而遠望有二情乎且生平誦讀惟此忠孝大端守志幕庭即皎霜雪已愧皇華遣使之意匹躬蹇蹇之忠令似續不傳無以衍一綫于繼起其無乃廢代郡公之先勲以爲世德羞當是時也子元死上官之獄而老母終堂生妻去惟人生至此亦慘酷之至矣回念成我者之恩彌懷生我者之報非無勁節足以尊其親高名可以代其養然而終有怒焉未安者則無後之繫于人子者重不得藉口絕塞而輟其孝思也不然何爲與于軒射弋海上而爲之網紡繳繫弓弩并受其馬畜服匿之惠者又不然丁零盡盜牛羊不堪困厄可以死而毋死豈武之初願哉且或借是以爲歸計未可知也夫昭帝即位屢使漢使求武單于詭言武已死今爲娶婦娶婦而有子則

異域之人必轉相告語或以武有安於是而敢改圖之心則明著其人以未死也其官屬常惠等單于又令各置他所不相往來則漢使之信永隔爲之娶婦生子而單于不疑其有異心不疑則惠等得以數相存問陰謀所以歸計者夫然後漢使復至常惠得請其守者與俱夜見漢使也夫然後惠得教使者告單于言天子獲帛書知武在某澤中也而單于之驚謝而送歸悉由此啟其機竟其成矣蓋武全君之命已矢九死而不回報親之誠爲夷夏所共憫故旣歸之日得請於朝而金帛贖之不復存形迹於耳目而善處夫常情之中也否則持節十九年僅拜典屬國與卜式一言而登三事雋不疑布衣而輒任刺史大相徑庭

武卒無一言及之若曰戴君無忝其為忠奉先無愧其為孝他何求焉知其說者可以觀忠可以知孝

菊醉說

謝子著菊醉吟百首問序於陳子陳子不覺菊之能為醉與所以醉而醉之作何狀也於是著為說以復去涼秋九月塞草薦黃哀鴻叫夜菊於斯時對景生悲誠非可醉之候桃枯李謝寂寞園林嚶鳴寡求友之聲蕩於斯日方顧影無儔求一同醉之侶而不可得松徑雖存荆棘滿眼即勝友雲集非無賞心樂事之可逢而鳩鵲有爭巢之喧糞土盡汙人之具菊之處是地也方轉徙逃避之不暇何心高陽之興乎而吾必曰菊之能為醉有所以醉與醉之作何狀也其說幾如殺之童馬之角矣若然則元亮何以待

賒酈縣老人何食之而延年久視遊女何以望榮而巧笑鵷鷺何以遙集而唳音苟非有經程之量極沉酣之致有得乎盃中趣者陶公不以爲徒酈縣老人一啜而中吐矣又使其嚴氣正性冷面寡情倚靡綽約之態無可娛可親之容則美人之笑亦強歡而鵷鷺盡輟其響矣菊之醉信情乎然人之醉有時而菊之醉無時人之醉有待而菊之醉無待故人不知菊之醉即菊亦不自知其醉也風月披之而助其嬌霜雪映之而增其豔日麗乎朝霞彩乎晚而色皆可餐也容有時乎不必金玉其相而章自追琢不必星雲羅布而榮自生輝逢人傾倒顧我銷愁容有待乎夫傲晚節者原生養於春風挺後彫者習推移於世故則關東觥觥亦有難爲今時之用者百日之醒何妨一日之醉

醒以見吾真醉用以全吾真此菊之能為醉也非不能為醒也且金甲在身有戰退西風之譽陰威植節効輕身益氣之功人久物色之矣不以醉自居必供藥籠之備必資脂粉之羞猶王無功劉伯倫時假醉以隱其身此菊之所以醉也有不得已於醉者也陳子聽畢而言曰余終日在醉中而不知菊之先得我心也其殆以天地為稻稈以日月為麴蘖以雨露為水泉栽培灌溉為陶器火齊而東籬為醉鄉乎竊嘆余醉之未深也

墨磨人說

張玄先生與李白先生同室操觚者也玄貧而白富矣玄每歲所用筆墨不過數事白之需百倍之賈人走其門不減日中之墟而所市松烟使者尤百倍中書君揆其價有

三萬文一九者有至十萬者有增至三十萬無處尋覓者白愈貴愈喜也若夫歲月之儲侍時日之遼邈百年其至近者或三百年或五百年其世數遠邇時代今古洞若觀火無毫釐爽者乃貯以錦囊標以縑帙盈箱累架充棟而不已玄謂白曰何為至于是哉寧有所篤嗜而積之也白曰子亦未知墨之妙也古之貴墨者松烟必於徂徠珍材必於樂浪良工必於易水加魚胞之萬杵成犀理之雙龍庶極麝煤漆澤事矣然貴其藏也故養以豹囊而遠濕更貴其藏之久也故經歷年所而珍重彌加於昔夫積黃白者多益子孫之愚積圖籍者未必增子孫之智惟是松烟使者博古之家以之生趣於冊府名高之士以之競寶乎翰林子豈無意於是哉蓋子所蓄者已歷五世之久僅有

斯蠱塊之物也然良工鮮珍材乏以後所蓄爲未易多得耳於是松烟使者聞其語不勝憤悒以爲物之取貴人世者弓球彛鼎瑚璉赤斨以其爲人用也是以精華常得見光於日月寶氣時藉合臭乎山川故豐城之劍在獄而不沒其靈照乘之珠媚川而彌綸其彩以無人爲之蔽蝕精氣也今垂首喪志鬱處是者五世於茲後此不知其幾巧曆而後得覩日月也於是率其徒陳玄客卿松滋侯印子烏玉珙等爲十二龍賓欲潛逃之張玄先生家先商於中書君中書君曰異哉吾以日用爲苦而子以不用爲苦哉吾家先生手握不律無須臾捨中山之兔奔命旣疲鼠壤之鬚毫雖盡禿子輩悉索敝賦無能起塚中毛穎以爲役心艷玄香守處囊疊牀五世於茲而罔知禔福吾亦有

意乎李白先生也蓋中書君與松烟使者方議易地潛逃之事時溽雨方行雷電交震六丁甲士之神呼松烟使者跪中庭而數之曰文房之政聞人磨墨不聞墨磨人何物松妖羣處一室鼓孽銜衆矜能逞奇公犯造物之忌永踞隴廩之場其令六丁甲士追褫精魂今渠變香爲臭化黑爲淡光澤者色枯鮮潤者汁膩不然而離散其黨與荒廢其巢穴無使實逼處此以銜衆鼓孽爲也松烟使旣死復蘇與其徒十二龍賓輩抱頭大哭曰尤物忌聚果然豈但龍香劑也但磨人之罪予不任受其辜矣爲乞救中書君中書君曰是其語從來久矣禱實不能磨人人不爾磨即爾磨人也此人以戲石昌言者今天帝借以爲君罪即君不任受得乎雖然吾必有說以解君也中書君見夢張先

生不敢齒及昔者煩苦之語但具道松烟使者所以輾轉
求教諸苦狀張先生往謂白曰君亦聞向者雷電之事乎
白曰頗聞之未得其謂耳夫藏墨聚書文人雅致况余歟
啟固陋無能爲玄太守寵施所謂貴不敢以賤用也豈其
以珍惜之故開尤怨之萌張先生曰物之聚者必有散而
微貴必微賤墨其小者也今夫李趙李廷珪之劔脊圓餅
詎易致者哉宋太祖下南唐得其墨同俾獲付主藏吏籍
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所需墨漆主藏吏車載以給咸
廷珪父子手製物彭淵材稱富可敵國者安在哉此微貴
必微賤也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無寓意者廷工燒
煤供用命所居曰化松堂墨有玄中子麝香月諸名匣而
寶之將以傳世及載亡并向所積盡爲妓女散去無復存

者此非極聚極散之明驗乎昨者雷電語非爲松烟使者
言惟君不可不深長思也李白亟歸檢所藏墨墨猶是墨
也試之有不香者有淡而不黑汁膩色枯而不澤於理者
白大懼急分其半遺張先生俾弗敗吾類張先生欲却之
不可久而臭者復香淡者復黑汁膩色枯者復光潤而多
澤李白聞之遂爽然自失著爲此說亦墨磨人之一戒也

微五處士不至說

今士有出者有處者出以安定國家處以主盟泉石出而
無愧乎處故進退得以自由處而不減于出故樂饑貞其
塞守則彥林中有處士之稱豈徒吻餽勉善廣輒自歛也
哉貴其能識時規勢覽風氣之會而占其先語曰宵提明
或遵之行言流坎之有時又曰成躍以縮成飛不逐言潛

見之貴得勢也漢當桓靈之時何時哉不待審勢而決進止矣然朝宁之鴻儀雲林之風德何濟濟也若李固杜喬之淵謨左雄黃瓊之政事楊厚以儒學進馬融以文章顯其後八龍三君俊厨顧及表表風範要陳竇爲之冠而漢之國運遂因之終始夫竇武以椒房奮棟仲舉以不畏強禦著稱彥會二人同心共獎王室其所徵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于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蕃疏薦五處士獨不至何哉以蕃知人之明必不自昧其識處士辱其薦疏者亦必懿行芳躅足以自立於世而不負其能慶同人之會靡茹拔之風所稱相得益章者哉五處士亦何忝于玄纁幣帛之榮蒲輪安車之寵乃蕃縮不前也今四方高士孰有如南州釋子之著名毋論恭儉義

讓服其德者所在矜式即蕃風舉峻潔賓客希所接遇唯釋至則設一榻去則懸之不亦隆禮之極哉彭城姜肱惟孝友于兄弟與仲海季江連床同被藹若孩提即盜跖輩欽其爭死之風而義釋之矣若韋著之隱居講授而不倦李曇奉繼母而內外無間言久已名聞于京兆跡著乎潁川也然猶曰蓬樞甕牖士也以袁氏之在汝南其門戶之富盛子弟之侈奢爲何等乃有閔者投跡深林築土室以自固一十有八載竟以是終雖母没不爲制服設位寇至誦經不輟致來狂生之誚要之潛身遁跡黨禍不罹超然世網之外如閔者有幾人哉此五處士之所由名盛而誼高也蕃豈不知黃鵠一舉千里肯樊籠求活者而爲是長絛以維繫之耶當是時奄宦煽虐中宮弄權坐視李雲杜

衆之死而不能救迨鉤黨禍起案經三府身居太尉方思不就平署謂可潛銷其釁乃適有以重之惟陽長未亨故耳庶幾君子布列相與憂國以奉公抒忠而効讜正人重襲小人無由入其所望于五士者不諄且切哉蓋不從五士起見矣乃五士又豈從蕃起見者方李膺等之下黃門北寺也蕃已上封極諫桓帝諱其言切托以蕃辟名非其人斥免之矣今吾輩雖涼德豈能有加于膺等太尉即厚視吾輩亦不過如膺等之寵異茲覩其成效如是矣蓋太尉能薦舉之不能即生殺之薦舉之權太尉得以自操生殺之權非但太尉不得操即桓帝不能自操盡爲王甫曹節借操之也夫賢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雖桑榆間易忍乎何如蔭櫬下以求息矣犬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

其體而顧近其死威鳳高翔千仞之上人莫能之致是以魯連遺祿而不受接輿行歌而忘歸非僅自審其進退之不容苟亦不欲置知己之感于溝壑彈冠之慶而反等于仇讎也即郭有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止以周旋京師教誨不息穉子尚以書戒之也若謂大木將顛非一繩能繫無爲栖栖不遑處能爲有道謀者反不及自爲謀耶昔者嘗徵處士法真矣四徵而不屈郭正謂其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夫真豈名是修者哉同時有魏桓亦被徵或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今後官千數廐馬萬匹左右權豪不可勝計其可損而去乎如不可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五處士之意亦猶是而後乃無疑於申屠蟠

鄭玉汝明府伴潮吟序

夫大塊噫氣噓而爲風故有調調刁刁之響其于潮也亦若是則已矣噓喻而爲風雷升降而爲潮汐亦天地大文章也乃觀水者必觀瀾于以見文章有源委非徒泄尾閘滔日星也古今才士其文章有從政事見者有不從政事見者其分殊合一之理亦猶潮之聲與風之聲而已玉汝鄭侯來自東溟其于海潮澎湃之聲瀕洞之形旣耳目之久矣茲復于聽治之暇締思而有得也若謂是潮也與日旋而何往來不失其度隨月減而何盈縮不違其時洵非無情之物也其號乎惡知其不有抑而未伸者其怒乎惡知其不有悍而未馴者其層折紆奏乎惡知其不有顛踣而未得平復者軫惻民勞濤聲如應何故予之捷也因是

而推之政事裕如矣夫坐堂皇司百里命小民咨嗟煩苦何息不迴環于此衷亦猶夫潮之九萬里而南爲也將使海波底平安堵興歌每一念至百慮交集矣况日與此茫然千頃者共披對乎因是推之文章又靡不裕如矣兩間一氣相感也萬彙一情相注也情至而無情之物化爲有情凡山川道里風雨明晦酬應之所寓皆歷歷堪與晤語試讀侯之詩有若號者有若怒者有若層折紆奏者砰磕之音彷彿從十指間出侯亦不自知其文之生于情也此伴潮吟之作語語因民情而寫已情又即已情而變現爲物情文章政事于我侯徵其合若此然則昔言詩者以窮愁彌工其說何居乃侯三年牧定拮据兵荒無日不坐竄愁中若兩袖朝天侯詎以此言窮愁哉余知侯之工于詩

知其工于窮愁而已雖然山水之間可以移情謂其令人忘之也若侯以潮而發吟吟而欲與之伴豈其鍾情正在我輩乎民之不能忘也所自來矣

海憲荆公按察四明序

其一秉憲百僚者巡之與守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國家建官因地而授之事因事而設之職其實未始不兼為轄而立名既殊斯民與兵之所由異也寧固重鎮建大閫蛟關備倭夷出沒今專奉海寇之不逞者監司得以巡視臨之矣然所隸自都君子外若城守若游徼若水教士不下二萬人俱各有主者我不過按簿以索按簿以索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矣即一幕府中自堂徂階隸卒優兒有一非食俸懸官者乎即甲之名而乙是冒盾之試而筮是

持倉卒變起名實淆亂誰蒐軍實而致此彼虎而翼者方跋扈其威以爲疆場之役閫外政耳自有毛錐而不治奚有大戟爲也亦安得鋒鏑死亡之盡爲我代者不則眷犇鞠脛奉卮酒以羈縻我又不得借名偵候先有遣而後簿是稽人雖兵籍名實不相應一主文吏唱呼足矣奚必監司萬一治餉者期或先後則又爲首山之呼恫疑虛喝若即欲如涇原士卒狀必得請而後已何鞠翰殷殷即有三軍之衆在其旁所謂名實不相應者此也夫公以巡視雲中轉今官矣飛狐之口雁門之側所稱雄師十萬於此詎容有名實不相應者乎蓋聞奏記中丞臺御史臺按籍汰之七千人返餉大司農矣然猶以雲中治雲中也以雲中治海得乎今勿論艚舸舳舻之異其名檣帆戩戩之繁其

制卽所爲三歲一修五歲重修若何而次第其金匱之齒
烏號飛兔公私互叅使其毋相影測也若何別禹強之岸
不知幾千里網山於有牢使海於有弊若何守能乎此而
無辭於勞且怨哉毋亦惟是奉璽書與言行事先責司餉
者無或泄視給則司餉者與衆散之俾知其虛實與年貌
伎勇等都君子治則城守游徼水教士無弗靜治然則公
實身先之哉簠簋飭則道揆端貞度寅清而羈縻者退矣
由是甲之名無乙冒盾之誡無笇持又何敢跋扈其威而
恫疑虛喝我也向使猶是情面借之受其拘罷矩折之容
以相爲依倚士亡於伍不可問舟藏於壑不得詰徒濫俸
縣官疆圉之事日弊視監司若綴員矣然則爲公奏記今
中丞臺御史臺何若哉當亦曰寧地寡輶轅之險濫車之

水則多矣以故無他盜獨備出沒波濤者耳且厓安得盡
守也倘以弓馬之衆費益諸樓櫓寇雖往來不常我亦東
西唯命其猶愈於坐而俟諸岬者是則公以海治海而不
以雲中治海者哉公又曰餉何由不足當究其本矣以余
聞今之有司鷹擊毛鷲爲治軍需雜派之色浮於正供民
納之猶是餉而官以私緡算致折閱無已時然則餉之不
足有司是爲耳以余待罪長吏豈能假禽貪者罷以殘刈
百姓實無以塞毛錐不治之口由是言之養民爲養兵之
源治有司卽治師中之紀守之與巡果無以異也而公之
勞且怨其亦何辭之有

昭陽心水李夫子六旬序

公嘗理寧郡刑則進門下而次第詢之不肖蓋辱前茅焉

及中丞臺御史臺採風之役屬公分較無不前拔不肖者
豈知後竟出門下哉然朔望朝謁放進旅退無爲造請偃
室也丙子秋堂公實領校詩四房猶是羣雖處囊哉有爲
鐵錫自中而出之者則不肖也時不肖以闡藝平平無奇
常也我實未能效歐陽紅勒帛爾猶然抱嘆詭遇以不知
人媢我卒如原闡本行矣明年不肖試南宮出漳州石齋
公門下猶平平無奇語也始信公非不知人者而公以李
官五年報績大冢宰時同名諸公無不於顯要通款款之
思以上達其名姓惟公杜權矣望之如木雞矣天子曰朕
特與無款款之思者命公給事黃門庶幾塗歸批救有夕
郎風是時也不肖雖登第猶若不得望見顏色就正山陰

縣譜旣縮綬南海猶若無能効款款之思於門下者况諸
顯要哉旣不肖暫轉司空郎而顯要者必欲別調云公聞
之曰文以平平見嫌令以不平平見忌固其所哉久之公
直聲震朝野天子方嚮意大用會冢宰某叨憤日聞多內
援人莫敢指公曰塗歸批救何人者一任豺狼當道乎臚
其穢於朝而顯要中者嗾之公爰是有兩浙之役尚若以
前失款款也時不肖待調家食視吳山隔衣帶水終不得
望見顏色人曰爾師弟於人無款款之思其相謂亦至是
哉蓋以不肖自視一荒庄也而以公視不肖同譜昆季七
人無庄不荒也即江南復辟公以重望趨陔御貳猶若無
一日之施逮於其朝不肖方借寵靈亦稍藉色起曾轉盼
間俱用黃冠老也夫使公終奮國柄其於大厦之支必有

千鈞之用又使公有意魏鄭國劉誠意之事業彰施世不朽焉而竟以黃冠老且皇覽之辰爲歲六十也夫不肖亦烏能壽公哉即公所以自壽者爲公壽壽有以德澤稱以聲聞稱仁者稱皆足久視中秋綿榮懷于奕世以公理寧時嘗斷棄嬪使合化蘭子於夔夔允若也即奉檄查僞庠粟生輩縱舍無度澤孰暨焉其拜青瑣時委正亢節擊豺狼於當道何聲之駿鴻即今過庭之餘揚摧今古以備一代記事之筆加惠來學大矣不仁而能之乎此皆公之所以自壽者矣即公自壽者壽公人又將曰是終無所効欸欸之思於公然不肖以此事我公豈在今日哉豈在今日哉

處士劉鹿門序

天恩文鈔卷三

三

余昔從外舅葉公游則識劉君鹿門於外舅所謂以市隱者與公子牟身江湖而心魏闕詹子教之重生然且自知其不能自勝何如身魏闕心江湖者彼於市隱之道未數數然也而能自勝故能自縱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劉君無之矣君昔與外舅稱莫逆外舅飲不能三蕉葉君則五斗解醒各歡然也外舅曰吾爲爾治春鍊劉君曰爾爲我具豚蹄稍醒則紋歛玉局相對瀟然脫略勝負羸輸之間商山樂哉家又好種杏洞垣一方人即名聞諸侯不欲以人費爲試然則君固隱於酒隱於奕又藏身任督之脉者哉蓋舍市亦無所以寄其隱矣夫人志意越發五識並馳其一往情深處皆寄也惟得道者理丞而屯泄胸中而無敗能守一而去萬苛是謂雲氣意行似天矣

卽爾祖伯倫以放寡宗與稽阮爲竹林之遊詎不知建威將軍之爲烜赫卽鹿車隨酒奚爲死便埋我夫固謂外其身而身存不欲運枯形於連嘍列埒之門也橘中之樂不減商山又奚必龍脯食是求其曰惜不能根深蒂固足破人終身之感矣讓常有餘爭嘗不足有何勝負可分乎種杏廬山以爲利濟資然杏一器穀一器奚必爲是拘拘者又以虎警其後不亦謹而甚哉彼以偏枯之藥起殊死之人意何爲也然則君於酒於奕未必聖人是中九數河圖爲準也於醫固不必飲上池之水遇長桑君舍中也至人賓事去物其應也非所設其動也非所取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彼直爲運物之泄而斯須是循耳今夫吾生非天地之委和吾之孫子非天地之委蛻

哉然世人所以求其久且大者亦至矣至富國財并至貴國爵并至樂名譽并未已也繩繩膝下子弟爲卿方且本身而異形尊知而火馳惟世俗之償不朽是計者誰知其爲觀雷觀火也哉今君年八十而不遇無遇之日矣八十而無子則子亦罕焉矣然且高榮啟期之三樂惟南郭子之隱几仰天而嗑嗒焉似喪其偶夫豈不顧其身儼然其膝下索然天旣以是與我而我弗受得乎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君且與之爲娛矣今勿論無君之酒與奕多有美祿盈捧方枰在御弗能享者亦有食之不知味手談弗知解者於君何如也矧三折肱視五臟癥結哉歷八十年視聽無闕精爽百倍哉稷稷者避三舍矣卽外舅葉公邀利祿之寵兩任叅軍享有具宅且舉丈夫子子

七今僅一是存又辱在泥塗所稱房杜一生辛苦爲門戶
計者安在君以八十之年尚能酒能奕能脈謫而不爲後
人作馬牛視全人矣苟非於委蛇中卓焉有以自勝奚能
効榮啟期三樂自咏南郭子綦隱几臥哉若君者即身魏
闕而心江湖可也不愧市隱矣

征東粵十八峒記

尚介東粵番增清從四縣廣可八九百里即八九百里皆
溪嶂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名曰十八峒耳自高皇時爲
逋逃數至今嘯聚者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民無寧宇也崇
禎皇帝屬制府張公治焉以轉屬余監其師蓋南路也余
雖曰監哉實鼓鄉練二千五百名自帥之矣已卯正月初
三師發自獅嶺該將官陳某由長山脚先二日進余見鄉

民供牛酒具趾相錯也驚問之則曰如將官指余怒謂誰
爲將官指者而返之旣及慕德司將官索於驛代荷及之
役余旣面斥有軍有裝自負之矣問揮戈時誰爲代者當
駐師獅嶺也有下陂水蘇峒二寨賊首謝瑞岳等以五十
賊潛來探師余偵知起午夜一鼓擒之由此而刈其餘二
寨罕有遺者時將官亦會于此以待諸路齊舉進攻盤古
崗寨也余謂將官兵法何常無備則攻豈不曰大兵無創
與鬼神通哉何謂爲人杓者死彼實謂我整旅會朝翰殷
而進未得從天而下也督勦之初猶鼓鐔相望久之敵旗
靡矣輒亂矣乘風火攻并焚其巢其家廟神手捧日月以
稱盤古之名僭號平天王不知幾百載蘇鳳宇踞此已七
代也諸峒旣盤古爲尊號令惟鳳宇之自出余先從弔馬

嶺望之是寇也高踞萬山之巔不拒則竄烏能遽就縛也
密遣霸都假爲蘇張舌說與俱來引至黃竹湖則伏兵四
起鳳宇父子不返矣夫單旅而平巨憝早有射馬擒王者
哉黃竹湖者賊峒東盡處與西白水帶相望余各築墩臺
一置兵守有事則效之耳由盤古而西七里爲車頭整十
五里爲上下二曹峒師東西入盤古有曹峒爲之蔽南入
者有車頭整爲之拱如兩腋然由是而遙望盤古層城九
重矣即是三峒賊如龍彥霞黃斗箕輩非不各爲雄主至
是倚盤古若長城得乎時諸將聚盤古四晝夜議露布語
予謂何滯也言勦則各峒無坐而待勦之賊言撫則將吏
無坐而待撫之理予移營新庄矣是爲十九日也新庄者
象湖子寨也庄後山名撲中嶺寬平四望居諸峒之中央

諸賊聚議於此即新庄北上七里爲正逕爲沙公嶺寨去
盤古二十里去三佛嶺一十里南北句烈哉驍之所集也
蓋涉血爲多焉二十五日駐師上員峒過將官營議事見
射明瓊掄魚而笑盈帷也彼以制府內旅借此弗令東西
走耳飯具有狡童爲陽阿採菱曲者余謝之奈此冰餘甲
惡諸教士何先駐師新庄業奉有勦撫並用之旨乃樹旗
在上老幼男女携負至者顛蹶萬狀余不知涕之何從矣
令鄉兵編之黔落越日騎行見要畜物於途者則制府兵
王琳王勝等余痛責而網辱之將以徇衆將官跪請釋矣
當駐員峒日感發栗烈折木飄屋矣夜輒有火光幾照牀
第左右請移營避其鋒余按劍叱之蓋已審爲逃山賊烈
澤以驚我師也距員峒而西十里爲大水邊距大水邊七

里爲三溪圳諸長行馬入峒自東瓜冚耳坑大石藏而外此又一捷徑也勦撫半焉三溪圳之左爲白沙田寨再左十里爲新舊握源水二寨其山背即李婆橫坑諸寨番清分界矣惟下握源水寨窩於四山中履其地溝成品字竹刺錐立爲中周虎落上覆以土藥矢隱焉幸鳳宇就擒不遑爲彘突計耳此皆正逕西之寨哉東寨之附正逕者先象湖次下陂水而蘇峒又次之象湖值紗帽嶺後多膾原然王亞尖曾亞八爲蘇鳳宇虎而翼者投撫解矣下陂水寨又在象湖東寨坐裂嶺山舊傳舒家地牀出銀笋堪輿家破其山上之大籐山兩裂焉故以名雄是寨者朱燦霞也先經營官縛送軍前故就撫特衆進下陂七里許葉响猿啼水可枕石可激殊忘其爲蘇峒寨矣峒坐高八障山

其左有更鼓石賊自言值烽火警山即鳴若鼓聲今不知轟轟作幾何時也如蘓玉衡譚文燦等養長行馬與鳳宇稱二王矣至又正二十九日許大將軍按視營中賊有擒繫待決者即與面審可否旗幟一新哉許則謂大功出書生置吾黨何用以虞允文視余矣全勦者如盤古上下二曹峒正徑新庄是也其車頭員峒象湖下陂大水三溪蘇峒則勦撫並行語云殺人安人豈特安夫未始殺者哉俾殺者無憾冥冥爲安耳至三月二十九日爲凱旋期將官必欲從楊村九傳湖紆其道也余第令取路滿香餘鐵山諸村自爲之殿諸黔落不僅免于牛酒供具費矣制府張公鏡心大將軍許公自強

自出郭渡定海江南行十里爲長山橋橋下卽小泖港入東江溪流者潮汐水也盈涸無時行人借以心卜焉橋過二里爲黃泥嶺嶺北峻而南坦然峻者縮矣所云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也又三里有嶺曰布陣嶺相傳宋張俊禦元師於此嶺長二里許其最高處望及郡中天封塔人具龍睛者見纖芥矣嶺旁有泉涌出曰沃泉以其懸出也諺誇之爲露漿下嶺得巨石方而稍長橫路左殊刺人意行人倦者曰此我携來牀也折而西循山麓行遙望翠篠碧梧晻映溪橋之側稱詹家壘是也山勢至此特嶽崎折入開廣二百畝地松茂竹苞卽斯干秩秩哉然天與之形矣王子猷排闥直入不問主人雅興宜於此乎蓋迤逶而來皆介然而用之蹊徑至是有以海石之

潤者側砌其中旁緣以墁甃之事亦側櫛焉問之知爲永福視履之道也庵新創厥而潔視其僧程本之爲人庵背坐山緣山而上皆竹徑也一徑爲一曲東西凡七曲每曲造精舍或茅或竹或陶甃至一石浪庵問住庵僧經云華藏莊嚴海世界所爲六種十八相震動者何狀答曰原未嘗一動矣蓋距詹家壘又幾十里也再三里卽靈峰之下莊焉非邨非郭雞犬聲出自烟蘿叢翠中與溪流互響答也忘其爲彼岸處矣頃之有風颭颭來似七賢署中者卽恨不携王恭鶴氅來也僧杜言曰此溪莊綠雪請以消蓋內紅友可乎出莊門右行一里許大者礮小者礮水石界縱橫其中余履之似跛又似蹙僧搖手言此康莊也登山而路遂絕焉余訝之何以從刺簷簾下行也僧又言此一

壺千金矣行數十武人之足寔余頂余之足不知究於何所寔至此所持所行無非蘿也寧但千金矣蘿盡天開百仞峰卓立天際人曰此筆峰也固資老僧之點染者哉再步百餘武而橫門玉案列諸前矣山色猶是青青者擬以爲雲山勢猶是平平者見以爲几俯而顧之靈峰老人又不知誰爲操此以相從者矣距寺門左半里有巨壑噴沫十丈許大者如拳小者如珠以其迸裂而出羣謂之氣母然寺後即慎郎潭在焉潭廣圍半畝雨霽即現樓臺城市象遠睇者謂又一靈峰寺而青黃過之也寺之右有與寺並立者相傳葛仙翁修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於此今竈瘁而累者故在也井則留香不絕如丹砂百斛傾其中谿肆無影若與蜃潭通泉脉者靈之爲靈以是耶距井西百步

有方竹百餘林傳爲洪所揀今形似而不盡方豈仙跡亦隨世而撓也至于登高拄頰時來西山爽氣之清飲氣夕佳翠挺松坪晚照之影又十二景中描寫不盡者與遊畢予戲語僧曰汝固宜有髮而享家室之樂者鷄犬鳴于下莊丹竈修于寺左即不飛昇久視於此矣淺葛之徒詎曰佛弟子乎僧曰先生豈以靈峰爲五嶽哉即爭非逃楊歸墨者請以補入三笑圖

天愚先生文鈔卷四

題引 贊 傳 墓誌銘 述略 祭文

題花歸百咏

詠物者非咏物也中有涸滴之恩愴恍之狀宛若在心口間凡夫風雲月露草木蟬動附鄴鄂而欲出者因是已如彈琴聲響在絃情致原浮動絃外審音者脈謫得之不有聲也何以知其感不有浮動在聲外也何以知其感之之故余於此道稱門外漢意至率抒幾不問韻闡行陟江郎山時方春仲觸目地紅適笥携楊齊莊寄曹能始先生落花詩六十首憑輿朗諷向白寫生因鐸于漫衍爲百咏所謂有其具無其聲者也亦奚自曉其所感何在耶雖然于詩則不韻于花訂僑札交矣花之開落分蚤定也開落之有先後不定而究歸于定者也即惡是其庸免乎澹臺子羽曰于螻蟻何親魚鱉何辭以言人若此何不可爲花况也乃嗛嗛者動歸罪于風雨風雨無鄉怨怒不及花曾不以此自損容他損乎哉

林氏雙烈詩卷引

何言乎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善在幽隱則日月弗能覩善在匹夫匹婦則王公大人弗克殫其蘊以其所從出之地微也故論誇修之美猶幽蘭之生不以無人而不芳如草木之受命於天唯松栢獨也豈藉人知之人見之誦說誇美爲德榮也惟是曩好有同心千百世而下猶能聞風奮起矧親炙懿行者乎故弔屈原之忠即身栖於澤畔傷伯奇之孝若足側乎嚴霜斷臂免污剔目示信切切乎

痛在體憐盡在心此無他人之秉彛好是懿德矣蛟川林氏二婦如懼爲亂卒所污一時投繯以死此固性行有之耳計無復之而以身爲殉耳不則輕生好名而激于偶然意氣者也余爲推求之是三說者咸於林無當士君子綱常負躬樂師友之陶助乃有臨歧途而罔知所屬者豈天之異賦或殊且羞惡皆有在二氏者不必獨厚也當就死時患尚未及誠以爲旣及而圖則弗及耳豈真計畫無復之乎殘形毀體尚冀苟全於人世何樂乎即以身爲殉爲善有好名之嫌非所論三代以下此藐焉巾幗者何知備美可求即以爲名心之務去然彼昏不知名之所在夷然而罔顧者竟奚若哉是三說誠於林無當而吾以爲大有當於二節婦也天下事可相勸而成者多矣唯大命所止

父不得之子君不强之臣即士大夫誦讀所求已難施諸臨事况平日講究所未習者哉苟非性行有之必有煩解說於旁參惑躊躇於反顧者矣古來死忠死孝者大抵志氣顛愚者也彼其意中惟有此君父履夷涉險以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節婦死在難前不堪計及難後事以他避旣不免以力拒則不能何從用再計哉副笄固無青史之願見人之可羞可愧者未嘗不四體若浼焉此亦名根之所伏矣一當事變而伏者以起猶之矢激則遠水激則躍也節婦豈以名爲嫌哉夫揚光日月者常藉幽隱以施其照而王公大人往往不及匹夫匹婦之名美則傳法貴焉節婦洵可法矣而揄誦諸章洵俱可傳者乎吾嘗見騷人逸客醉心月露風雲而扶義植節或罕致詞又虧於大

義心違而言是奚詩卷之足重今卷集中若清河張子明山楊子皆節婦流亞也九原有知一言華袞矣人能以節婦之行自反庶幾事君免為不肖臣事父免為不肖子乎寧但操觚有益附名姓於青雲之上乎然則諸君之為節婦頌咸足自頌者矣

餘生錄引

餘生錄者雲間張滋大自敘其患難所由來與所由脫而達次顛沛無忘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之意也在昔魯朱家解季布之難張儉亡命齊楚人爭慕義至毛義不得獨為君子豈好名之過哉誠有如所云但說是密都統子誰不憐汝者天良激乎自然而誠心之動即四體亦莫得而喻也滋大尊先祖張公諱寅堂者殉節海上闔門妻妾同

死者二十七人即謹舍客蕪兆人先公而縊是何金心中感而必應如是哉然公世單傳若周舉宗祊祀重未可令若赦之鬼一旦腹枵則畢命時顧孤孫無死矣豈能必孤孫之必無死哉時滋大十齡餘耳以負固之故城潰宜屠况其為大敵之兒也安得一絳卒令之負囊而趨趨而踰三丈之城若短垣何勇不滅斷布即隆道觀乘牆而出銳司徒執械追之矣猫何從來而陶甕砢然聲也夜渡東江浦水滅頂已達魚腹即一壺千金誰為浮片竹者命孫無死豈能必孫之無死哉請室就繫韓安國傷心獄吏之貴鑽策刀鋸惟所欲與不藉僧無凡橐饘之奉臯陶無能救其瘦斃矣然以高郡丞受知門下徒事解推劉春元嚮慕甘棠忼慨緩頰欲為離福堂勿能也而無因之陸子昆

季輒被敵離慙保百口以出獄當事者瞋目視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者哉蹇產之餘二監爲崇陸子人力盡矣而天心若有待滋大天刑畢矣而人刑猶未終宗祊雖重又豈能邀靈地下而使孫萬死一生哉卒藉陸子醫禱之力調護之勤滋大幸霍然起而奉公之遺骨歸葬首丘也先公旣殉節無爲收尸者僧無凡自落迦至謂大帥曰某故張部下將剝染六載於茲竊效司馬拯不負二陸之義大帥命瘞其骨也今滋大仰思骨之由完俯顧身之由保詎即公遺命哉先公有是命而滋大始無愧其爲生滋大有是生而陸子能曲全其餘此餘生之難忘也哉然吾不知無凡一部裨何以先事而爲僧陸子非無凡比併無高公劉公受知舊德之報何以聞風而仰慕見義而必爲雖托孤不是過矣無凡歸公骨於九泉竊類公孫杵臼之知死陸子全公孤於大難類程嬰之知生又不特朱家毛義之標名自好也抑聞滋大抵里受侮羅吉輩無凡不難碎首以代鳴清白其於排解紛難又魯仲連弗若矣無凡姓汝名應元陸子字調明春明

汪長源王芳洲合贊

余讀崇禎帝遺事而思古來中興之業爲不偶也周宣漢武唐肅宋高主雖賢實翊亮使然故忠臣也難至而節見貞臣也累至而行明則夫培之於素者可知也我明靖難之會效蓋者浩氣塞天地美先盡矣加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奄焰薰天燒者過半天下寧復有士氣故變革之會振起者難之也其表表於見聞約二十有九人而芳洲

王公長源汪公則二十九人中二人也汪王俱登戊辰榜又同令於吾明一慈水一堇封有事監司若御史臺若郡大夫兩人執手以道德名誼相砥礪不僅絃歌聲聞已也汪問王所以治堇者狀王曰吾以身爲治哉民見吾上太夫人飯而膝下是戀見吾鶴唱鴿和而益敦旣翁之好見吾眷舊恤孤兒無有偷薄成風者矣汪亦曰慈先有堇黜者以母甘溪水移室近之鄉人爲立祠以表孝祝英臺矢誓栢舟生葬梁穴余至先爲煥其祠掃其墓庶幾四境內有聞風興起乎旣兩人更相笑曰一取則乎身一觀法乎人幾見頑者廉懦者立哉三年俱以最報天子名汪爲翰林檢討而王試監察御史時余丁丑登第之歲也辱王名飲爲言鄞俗男女連衽沙門吾未能盡毀淫祠如狄梁公

以爲歉也汪爲余拂拭鄉場卷式事徒以意氣激發表暴中豈有所詔請之哉汪卽長者自命而用於墨墨矣居三年余補謁至鄞王旣問當道之狐狸奉太夫人喪返里而汪之同官某稱汪會場中左手持杯右手攬人袂將惟官惟貨以賕市法也余謂長源負義慷慨者而有是哉恐所指非其頂也不則民聽濫也蓋自此隔問聞者又三年所爲甲申春嗚呼不忍舉筆矣方賊將牛金星攻彰義門登陣實繁將士而督戰則芳洲一人然且手揮駁石賊斃者九人夫寧不知衆寡之弗敵旣被縛則牛以高官撫仕好慰也芳洲噴血罵曰無父無君賊而已而謂我效之乎刃在其頸罵不息口長源豈暇知之哉卽無城守責吾君安在哉其謂耿夫人曰爲國討逆生不能爲鬼殺賊厲則有

餘乃耿夫人以同心夙願應之長源之志益一往而不回矣猶且呼酒對酌歡若平時酒酣即各繫帛就縊既左右未順解懸而復縊芳洲又豈知之哉余謂未知於生前而九逝之魂必知之矣激烈者非暴從容者豈徐其以負荷綱常要無留憾即不必有易地皆然之事而心固可原也九原之下一何愉快自喜乎想其爲令時治狀相質輒有志于廉頑立懦之爲又安見不知之於生前矣雖不際變革豈無所以效之哉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加一級上川東道監軍督餉謝公傳

公即余仲父也敢爲公傳哉其可傳諸不朽者則傳之即子弟弗敢隱也自吾祖定海邑侯諱宇者十傳而得福建

僉憲公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公維寧維寧生贈公大綸兩世以公貴公生六歲卧涼於庭見金甲神人高出屋上相與私語移時勿爲色動長讀書馬氏山庄黃當弗具也則爲掘野茹以食不得則呼天謂安有美玉若陳平而長貧賤者乎旣補弟子員瀚洲張老妻以女謂吾廡中騏驥哉憑于其壻矣公性極孝以王父耳充喜人語限外事每出入必附耳媿媿得解方已友人李某後母遇之失恃公曰吾不知舜不遇囂時夔夔齋粟從何著大孝名李遂奉母融融樂也凡所延塾即學憲饒公郡守汪公諸所弟事師即父僕視客即主將岐無不涕出惋懊者累日至誠之所爲感動也已酉中鄉試第十人屬王母慎太淑人七旬壽徑歸奉觴房主戴延之會有所資弗顧矣庚戌聯

提省覲于里痛念王父久見背不欲赴謁辛亥太淑人促之行公於甲次例授行人行人封父而母弗及公謂謁選之意安在改授大理寺評事有選爲粉侯不中者仇家以曾納聘王氏許之公覆視王實未嘗有言矜之矣明年治獄黔中復命轉刑部貴州司員外又明年轉正郎河南司盜發遺餉二千金守藏者刑弗認也公繫其弟併弟婦于庭密遣役至通州家搜捕凡次第十餘輩先苦刑其弟好言謂其妻曰伯作賊爾夫無與即爾夫徒自苦利寧得共有乎妻見其夫姣受楚毒弗忍吐焉而先被繫諸吏數十人神明誦之矣已未陞湖廣按察副使衡水道所轄兩守備殺手四千餘人按之盡孔費將軍也公以責守備守備謂他竇難問也公請移其餉于州令文武司共給之而穴

竇者弗便也亡何以太淑人喪歸時東事危甚公有意安遠長羅之策與侍御楊公鶴韓公浚抵掌談車戰營陣法且繪成圖服闕就補改調四川安綿道副使如故雖以前杜爲竇者之跡哉名爲新聞蜀警而大才重借也安綿故藺穴首秦翼明屢借索餉大譁公名責之曰朝廷以爾能使爲帥不能撫有其衆將易帥以爲爾辜翼明叩首願捕獲首譁者自贖先制府收降將余四等今徙之瀘不即徙也而黔安酋實使之內應幾不可測四內弟上變公匿之名四至問所以不即徙狀曰二豎爲崇公佯爲無黨絕室待藥其餘亦檄至乃出所告面質之悉斬以殉餘黨絕城去時軍餉乏制府檄汰兵僉囊不可問公但從閱武塲臚唱過而老弱者已嘿識其人明且所汰十之五葷粥之

士悉留伍焉而汰者復令屯種以給餉奢寅父子實與安首相合摻者也即招水潦寨合水西兵三萬寇永寧公既三破之斬首二千級不悛復圍海子洞參將朱三鳳危矣公遣郭起柱截龍塲壩身與總兵朱維新逐寅至廖官巖寅僅以身免公又詔寅乏食計賄其黨阿引阿潦俾獲寅自贖復招所掠男女安輯之計全活何啻千萬計乙丑提師援黔黔則未有應也寅之黨馬蟻壁犛諸蠻已爲道梗公趣兵殲之而前所遣者竟斬寅以報公又計安酋尚在憂方大耳馭夷以撫爲長策撫非勦不成孔明七擒孟獲亦一撫局然必渡瀘深入何爲者未幾小河果見告矣小河龍川外護也蜀隣番松潘扼吭守之中界諸番保四十八寨而屬于小河龍川何所持以無恐公今秦翼明遊擊

孔全斌爲左右甄身伏山箐以待番探偵知道去公時已陞山東糧儲叅政兵垣疏留之制府朱亦疏留之謂蜀無此人是朝廷無意蜀也遂改守上東道祝釐入都陞廣東按察司使守雷廉時代朱制蜀者爲張公鳴鶴前公治獄黔中張推服以勦爲撫之說至是又特疏留之專勅監軍督餉矣時公方以祝釐假回暫延六息而催檄三至既至蜀七閱月竟以勞瘁殞其躬未嘗藥也余聞丙午王父捐館舍爲八月初五公聞報將戒旦入棘舍矣同志者慙史須臾頃耳入闈試何礙即邀有倖獨非爲親地乎公曰何以安此方寸不待言畢而號慟歸矣旣恤黔獄回即授產先君子別就他業不名一物焉以宗不肖携之邸與今給事君章正宸篝燈競讀也至今蹙躡一第闕然郊公舍飯

之報若夫事王父母無愆容以耳充之故娓娓細語微可見大矣色難哉臨場而不惑于同志故宜有顯揚之報又聞征奢酋時露宿師中一夜五徙徙皆冰上卧所惜東事方危不以公節鉞三陲耳然以東土則疏留以五嶺則疏留即不盡瘁疆圉得乎然以勦爲撫之說不獨治蜀然矣

費宮人潘鵬妻妾徐氏楊氏吳信妻王氏李家婆媳

合傳

今夫行經事而知權際危事而知變期於有濟而已蓋殺身成仁原無轉計亦何經權常變之有所以爲此者憤極而思復屈極而思伸故有舉笏擊賊者有罵賊不屈噴血污人者豈不知無益吾身而總以曲成吾仁彼匹夫溝瀆自遂其彊直誠計畫無復之耳吾讀國變錄而竊有感

於費宮人徐楊王李諸婦人所爲也夫勢當淪喪力既不支時值倥偬智或不給而猶能計誘強徒使之俱斃以快心于泉下或先視其斃而後徐自斃此無他計決於中而疑慮屏絕焉耳夫神定者不可惑以危而心清者其智常億中則反顧之念息一往情深者矣費宮人者蛾眉出衆者也賊搜宮則先試於綠珠之井誰知其爲管井哉及既出誰不欲偶之者費乃曰我固長公主今日之命懸於闔王矣闔目也顧謂羅將軍曰是真公主爾亦不媿真駙馬遂以與費又謂羅曰妾非敢有違奈妾猶處子人倫之始也嘉禮不野合請蠲吉定期而後可期定矣羅旣沉酒而媵矣欣欣然啟帷曰無違夫子者竟何如而利刃入其喉已三寸費即旋刃而自刺其喉以死嗟嗟謬稱長公主者

欲以所事羅者事闖也豈料張鹿而得豕釣鰲蛟而獲鰕
鱓哉徐楊二氏者潘鵬妻妾也聞闖兵入城爲砒酒雜殺
列案以待謂至即飲此無令賊污也已而二賊果至鵬即
逃承塵上徐楊方欲就飲二賊謂賓筵初舉主人先焚尾
乎即舉杯屬徐徐飲之面赭倒地二賊謂飲何少也楊謂
二賊曰相逢不飲可乎二賊曰若得繞梁一曲千鍾寧足
辭也楊爲歌數調二賊連進巨觥方欲効綢繆而血流九
竅矣鵬遽下以羊血急灌徐徐遂甦二賊竟不起若是乎
潘氏之酒利自飲不喜人沽者然吳信者衆賊縛而勒之
金一賊獨穿其室其妻王方就縊賊遽解其懸嘴與之搏
王卒不能脫引其舌輒竭力嚼斷之賊痛甚遂殺王奔出
衆賊問所以則含糊灑血不能語衆賊以爲神所犯遽捨

信去嗚呼王初意自潔其身耳卒令夫亦終保其身誰謂
爲善無報哉李家婆媳村中兩寡婦也一跛脚賊至則爲
燔黍食稗燂豚以相饗矣賊念此中夜無鄰兩婆婦若几
肉釜魚婆媳亦謂不腆汗樽無足供洗塵具尚冀來朝擊
鮮溷將軍爲平原飲賊益歡嚼不計經程竟酩酊入混沌
譁矣婆媳預煎百沸湯待之試以咳嗽不知試以憂盆擊
亦不知然後縛其手并束其足急下沸湯自頭至身皮之
不存矣夫然後顛踣以死快哉飲也之數婦女殺賊大小
勿論比之師中要皆設埋曳柴類也非有學問可資豈平
時傳說講習與何奏刀而春然解也費之計巧淵深而有
度其誤中羅賊亦奚減博浪一椎徐氏楊氏借酒畢命非
以醉人而賊自醉以死卒之夫婦妻妾闔門寡恙邀天幸

矣惟王氏之計窮而智急斷舌之勇蓋慘于刀鋸刻于鑽
竿矣以一身易一賊已甘心之寧料信亦卒免戮辱也哉
李家婆媳從容殺賊杯酒間其以寡示弱與示弱以寡而
後無備可攻也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謂巾幗中具是
鞮鞞略哉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華公墓誌銘

昔宋戴公子考采於華因氏焉後晉有名平者爲徐州西
曹與蘭亭宴後有名茂者爲上虞令家焉其裔遂徙邑施
公山凡二十有三傳而得公公諱顏心齋其字父慶一書
生入其室自稱顏淵寤而聞公生因以命名幼誦過目不
忘長遂通五經諸子好古文詞斷自西京而上試童子科
弗利也公謂即博學宏詞奈我何二十五試諸生明年補

旣廩四方負笈至者曾爾重趺夔立弛進見教一高言若
饑十日而享太牢無不人厭其志也門下徐昌者每子夜
捧書而泣問之自言久濶贄重負先生教也公即分束脯
贍其母與徐同爨而食矣公居靈縉濱海凡就蒲羸市者
必有所爲主邑大夫命公主之公曰此鄉先生之例諸生
敢踰分覲也其亦自愛羽儀何公尤善書法爲倒薤懸針
之伎一字千金故不特以文也大帥楊宗業致祝詞于都
御史高公祈公代也公以其未嘗躬懇弗應也而高必得
公爲榮寵則大帥豈惜屈體哉若朋友周旋又未言而先
諾矣久之赴湖郡潘尚書之請所稱四公子者剛戾士哉
公與之處忘爵祿而化卑矣且爲延入國學就北闈試庶
幾脫迹有日耳一日者公子奉三千金券乞代草闈中諸

事無慮也公捫其口此滅族事斯言何爲至于我哉請勿復見遂遜之他寓已酉中順天式癸丑射策甲科太監曹榮以幣先乞公之書旣又親候之乞公文公但草唐詩數行以復且曰內外絕交通之誼誰敢犯關節亂王章即匪彝以自隕尤非所宜于新進書生也不然者奚蔽帚之敢愛內豎聞之亦稍戢其盛氣也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又明年陞本司員外會楚商解巨木進公將覆按而收之一掾史捧筭跪曰此土物愛者亦厥例之所有公怒曰汝謂任土作貢例固有之耶朝廷量材計功將作匠盡有訾程事律豈謂得高下手效狙僧所爲豈不聞丈尺一綽制乎王官私君事去遂移送司寇矣戊午秋堂天子命公主粵西試夏六月單車抵濟南疾作卒于館驛明年五月三日

喪歸卜葬靈緒龍山之陽享年六十有二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子一人曰嶽太學生余聞公在潘塾有除夜詩曰年年作客逢除夕作客年年何日除淒然士未遇景也乃貧故誨人反贄而贍其母斯其志固非商賈金能易矣高自位置睨大帥若小兒其辭中貴文又何嚴而不惡也無亦束于腰帶乎固知士得肆其志正在淒然時耳却重利于潘所以獲保首領于濟之署也是爲銘銘曰經術好古原非絳灌所能伍一半千金又豈寵利之可淫柳下惠自愛其鼎屈大夫人醉獨醒雖世俗未償而千秋已芳即立言不朽而平格自壽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顧公墓誌銘

公諱宗孟字巖叟其先晉顧彥先榮與二陸自吳入洛入

明有顧仲禮一事母以孝聞天子詔旌其門凡十有二傳而得封公邁即公父也公生五歲而孤莊太夫人挫針治解無以爲食公幼即無知亦爲手經指挂椽麻索縷以佐勝復之用太夫人曰兒無事也讀書耳公問讀書欲何爲曰得如籠街呵道輿上官府耳公曰不難輒鳴鳴作吟哦聲太夫人又嗔又喜外傳旣授書歸必就訓釋即試藝亦然嚴于傳矣十四補諸生巾服弗具太夫人痛之公曰古者父不在冠衣不純采兒今稱是矣太夫人善病公奔走醫藥無息時太夫人曰吾體易療心病難療昔先君子以爾付余其亦圖有令名以報于地下吾非謂爾成立無日顧安得效諸旦夕輒慰憫苗之望竊慮枯魚啣索即有五鼎之烹與椎牛同嘆矣公曰兒竊願以志養奚但祿養也

太夫人病愈矣當是時都御史蘓公太倉王公各脩弟子業延公絳帷公悉辭以太夫人旣開塾于家又苦戶外屢滿擇其單門弱質者一提命焉太夫人喜施予已突不烟輒望隣人舉火公無弗先意迎之一日數毘丘持鉢至公延之齋也太夫人曰是不耕而食以蠹吾四民者耳爾先意以迎我至于是哉母族與友人訟友人直矣邑大夫以詢公公因其直爲直曲爲曲以復太夫人喜曰爾以釋氏迎我奚若此志哉戊午舉于鄉己未上南宮中第十五人得定海令民之應良天子者常賦外有息焉二依其本矣公謂正供苟足縣官免逋負幸也豈謂剝肉補瘡又加以炮烙哉悉蠲之田產絕甲者左右以爲諸上臺供億費公曰供億何常即縣官之自出盡付諸學校給貧生壹讀以

其餘資諸寺觀之無食者徐孝子以割股聞歲賜粟帛太守公謂其不可訓也而已之公曰其事不足訓其志亦殊苦矣凡民年自六旬上朔望食諸庭問民疾苦若起居狀反署則慟哭太夫人前具言種種者民非有得天之厚而吾父輒早歲棄我去兒不願為今官願得吾父如老人台背者而事之也伏不能起矣其堂皇所為即纖悉必稟覆膝下迎喜怒以為改圖及海寇警報則跪啟曰兒忝城守責生死以之其貽大人憂何太夫人曰吾始謂爾有令名在是也公乃擱然登陣厲兵退寇矣三年奉內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又啟母曰以今為言責官視城守定邑時何若哉幸聖明在上耳官隣金虎其實有逸口何以卒免直弦道邊之譏也首疏權相不脩參贊關節內侍私理狀諸

璫豎側目視之戚晚田某挾官府以為威諸響馬賊恃之遁逃數公曰申無宇搜賊公宮况戚晚乎破柱者何人也巡檄東城擒賊于田之別業矣亡何太夫人卒公毀不欲生喪歸但仰天嗟泣其泣無聲廬墓畢報陞浙江按察司副使猶以側目故而公亦卒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七子一人曰鉉葬清源山余惟孝之義無在而弗然者也然率自天性矣嗚嗚作吟哦聲何以異老萊戲綵狀謂婦人喜釋教亦先意而迎之孝也太夫人為孰若還曲直于兩家賢母哉以城守不反顧以擊奸無恡容不知有忠之可作奚知有孝之可移革稅耗杜絕田猶之辭三百金之贄脩亦奚抱憾于直弦道邊也若公者真能志養者矣是為銘銘曰非令名是圖實親年欲徂

豈身家弗顧奈巨慙當路子以爲臣孝是移君即吾親人
豈知罔極昊天尚及重泉高原世展其光不顯

先妣周孺人述略

嗚呼太孺人棄不孝五十年於此諺曰養子方知父母恩
今不孝更養孫而有其息太孺人恩愈深矣追誦廢莪之
言永爲嘆惜顧安得太孺人顧復至今日也太孺人出自
周外王父與先王父禽尚契也以太孺人歸先司理君猶
爲世藉援繫耳然家中落也太孺人謂先司理曰以余室
之湫隘若殆甚焉吾爲爾大而居可乎王父母聞之喜曰
其言雖大稱是福相矣王父嘗裁楮爲虛器太孺人一試
即雕刻成九華花燈以娛樂尊章也先司理廢著鬻財早
暮出入無常時太孺人亦機杼勝復午夜以待亡何鄰媪

不戒於前蕭太孺人即諸兒弗顧起太淑人于牀而負之
出徙僦族舍居焉有醬物暴日中族嫗竊試染指太孺人
望而隱身以俟謂太淑人曰以涼植毋能周族所需而今
彼行竊即見之其若覩面目何旣司理公構材舊地斲其
首鎮其甕矣王父曰風雨可蔽也安得一試登高之目而
悠然見南山乎時大人苦兼具方拮据再營樓居而太孺
人脫簪璫佐之謂向所爲大而居者以而父大之也德莫
大於孝而負荷弘矣即觀察公挾冊三吳歲不過一二返
宮中細靡掙拊太孺人若自具有之撫諸姪于膝下何啻
易衣而出易肉而食矣向令觀察公少有內顧慮安得二
十載忘家室而自寧其糊者太孺人又謂妣以吾爲植而
周旋稍闕是植不熟也奚賴焉又謂大人曰仲子非久下

人者吾向所爲大而門者以而仲大之也親莫大於弟而和樂湛矣及母卒觀察公恤獄歸亟趨靈幃前哭呼丘嫂即吾母也太孺人奚忝焉太孺人即健育不孝輩六人姊氏一人俱自乳嘗就蓐未三日聞王母減朝膳即遽起候狀王母假言膳如故也新婦豈可以風賜以卮酒令盡醕不孝見太孺人若孀姆張淑人理髮不於房共飯即無几案具蓋竈上掃除矣乃張淑人壽幾六旬太孺人竟不一見不孝輩有室悲哉方觀察公將携不肖壹讀京邸十二齡耳預擬太孺人弗忍割先試以滷州之遊而瘡來病矣司理公將中止之太孺人曰兒亦非下人者吾向所爲大而門者又以而子大之也父莫大于慈而勞愛兼矣卒令從之行蓋三年歸就童子試太孺人鬢髮盡脫時年方三

十有九報子持喜帖至乞冠軍賞太孺人令勿驚兒寢竣不孝寤徐與之語哀哀我母豈知不孝之無當于吾母至今日哉時太孺人方乳第六弟適遭重疾猶呼家人具巾服無草率馬上兒不意謁聖先一日辭世矣痛奚及哉先太淑人有內孫趙九者無以歸也太孺人命之業焉既可與立更授之室焉曾未嘗辱太淑人之命其於舅氏靜宇公微聞借葭莩名琅湯貧弱則盛氣閉捷拒之謂此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者也可與長處樂乎方不孝歸自京師爲言張淑人手爲浣兒瘍調傅刀圭至膏粘其衣不能脫太孺人北向稽首曰以余撫諸姪固即兒也今豈爲相報哉嗚呼安得太孺人顧復至今也

嗟夫鼎臣棟奮國成進退惟義之以不恤其私私者自便之謂夫人有擊排於君一旦掛進賢冠履及國門劔及蒲胥之市以迫鳴宸衷之不我舍咽者一君而載取名焉者也乃有主明臣忠上讓下競或不憚以身爲卷婁焉語人曰惠徵君休之重豈敢寧居是其退也若或淖其進也若或軒揆厥始終卒成以退爲進之局其無乃有便心而未即於義乎昔權璫之口憲而手爵也公惟秩宗是守欲去此而後朝食則無所得之以甘心矣即以秩宗論銓事舊職也然而何患乎無詞夫不摘公所論之當否而直以後言爲解取諸其胸而快之耳公然後徐步孤山之側停泐旬焉待再月焉而後返也當其時吾行郤曲踊貴屨賤斯韓安國畏見田甲時也而公若曰我希晏嬰止車勿遠是

果何爲者耶蓋舉朝之人高者激卑者靡滄海橫流人倫莫相恤留一代和平之氣于儉囊嚮卷之中於公僅見之新皇帝秉圖徵召元老并異時所嘗沉仰倂免者公用是首膺簡命矣方權璫之即刑也人無不引領北望以自慶其遇且徵其言也以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非復夷之初且明而未融何幸如之嗟哉垂世資竊功名反覆之際仁人痛心國之休明將先朝之違德自塞其又奚以號于人曰我其疾風勁草凍塗不凋者然且屢勤明旨虛揆席以待者再閱歲矣公其誦邁軸之三章如一日也何決甚也夫旅退退旅進進豈不達德于無疵然以此廢即以此興若似乎視前日之黥劓爲幸而今息補之且與其粉飾治平建明無所庸履小變而失大常矣屠羊說之言曰

臣之爵祿已復彼以其心得其常心耳若然者公詎真謂上僥下慙可以施衡阨而劇駮反難策輟哉請解之曰時爲之也有孔明之時有少伯之時人第一之于進故次次之饑肥無身進之于不可退者也人第一之于退如賀老流沙之服退之于不可進者也若公者真可謂以進爲退而不失其正者與以不惻惻于貧賤故不役役于富貴惟鬼神之莫得而害也故身名之並泰劉一止嘗言吾生平通塞近于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其公始終之謂耶公家恭敏公戚醮王事盡瘁鞠躬彼知其無可逃而安之若命孔明之時也茲者明穆相遭分敬無妬香山有老倍增盛治之羽儀少伯之時也時與義合故進退俱以正也不則浴蘭沐芳若自屏於烹鮮之地何爲者雖然

物之爲人制以其有欲也魚食乎濁而遊乎濁哉螭食乎清而遊乎濁未也龍食乎清而遊乎清尚矣然人得而秦焉者欲之爲累大也惟大人養德于水停之盛寡不逆雄不成宜已足物人無從以進退制之故龍之神者見首不見尾大人首尾無見焉信乎進退之不失正以無可議其進退之後者也公今薨矣有藏金玉乎有重器備乎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公歷四朝而樓臺之不建小子是以欽公之敬於君事也凡肇造我學宮啟佑我蒙士無疆之惠載在并州夫惡足以言公夫惡足以概公

祭文學薛君文

嗟乎以翁金相玉琢之姿繡虎文龍之具而竟齋志以沒

其抱憾豈特在翁也乎明興取士以淳不以實凡孝弟力田媵脩潔已之士罕從上達後即薦辟稍舉皆莫由茲選也翁遵清白之訓奉太親翁孺慕色愛無間于昆季之言且獨寐寤歌茂叔窗前袁安卧内塵凝如也夫翩翩之譽以之矜節則厲墨墨之脩以之應世則異醉醒殊致躁靜各趨也翁無乃謂時不我與姑隱約濡忍善刀而藏乎孰知卷懷養晦竟至今日也混迹陶朱三致千金三散之其與行吟澤畔負石投河者不得志一也翁豈謂養生以尊生稍足試經濟之緒餘哉玄黃更局壯事已隳曆甲未週觀化伊始翁又豈不能久視而故形解以去者垂白之高堂在上弱冠之奧子在下未竟者何厭之有苟藉先人之靈獲保首領于重壤范文子請祝而祈斯其時也况無疾而革不藥而終乎勿呼饑饉恐靡遺焉勿怨化離僅一試焉觀下土之孔填卜上帝之甚蹈然後知翁善藏之妙用至今日而益顯也乎宗之弱女歸翁元士嫁及舅姑稱曰大幸今盥洗登堂巾櫛而誠奉猶是儀也而疇昔之音容安往余固諗翁未竟之施丕著于昌後抱憾一日釋憾千秋余故曰其憾不在翁也所憾者以宗偷生之民哭翁勇退之士如未亡人誦烈女傳不自引決心羨奚為鄙矣乎余之闌干泗涕者



